

竹溪膚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六

三山

林希逸著

門人石塘林式之編

學紀

太元精語

應離準

初一六幹羅如五枝離如測曰六幹羅如附離君也

幹本也六幹而只五枝不能輔其本矣羅列也離疎也此君不得臣之喻

膚齋續集

一

二十六卷

次二上曆施之下律和之非則否測曰上施下和匪其真也

曆施于上以觀星辰之行律和于下以求地氣之應律曆必更相治也非則否者違此則不可用也匪其真者言不得正法也只曰上施下和不曰非則否省文也

次三一從一橫天網鄙鄙測曰一從一橫經緯陳也

鄙音郎又郎宕切廣大貌網有經緯而後成故曰一從一橫此法令全備而濶疏之喻天網猶天則也自然之法也

次六熾承于天冰萌于地測曰承天萌地陽始退也  
陽長之極上至于天而陰已萌于地下矣言陽進極而陰生也熾陽也承接也

迎準

次二蛟潛于淵陵卵化之人或陰言百姓和之測曰蛟潛之化中精誠也

蛟潛于水產卵在陵下復於淵以氣感之自然剖化此言發于隱而雖遠必應之喻陰隱也言以誠感人

也

次六玄黃相迎其意感感測曰玄黃相迎以類應也  
玄黃天地也天上地下而時乎相迎以意自相感也

與咸卦同

龜準陰雖沃而灑之陽猶熱而燄之

陰陽俱盛此灑而彼和猶相息也

次五鼎大可觴不齋不莊測曰鼎大可觴饗無意也

觴當作觴音商大烹以養聖賢亦必以禮行之今鼎雖大可以觴食而不以齋莊臨之則士不歸之矣饗

無意者言其無心于饗禮也

次六五味鯀調如美如大人之饗測曰味鯀之饗宰輔事也

五味既和而調之又美宜大人享之言大臣能和其職則天子亦樂之也

次七脂牛正肪不濯釜而烹則歐歟之疾至測曰脂牛歐歟不潔志也

脂牛肥牛也肪亦脂也正肪者割之正也烹之之釜苟不精潔則人將吐之矣言養士必以禮也歐烏后

切歎哀都切歎歎吐逆之聲也

大豐陰虛其內陽蓬其外物與盤蓋

蓬蓬然盛也盤結也陰在內陽在外而盤結覆蓋之

言外盛而內虛也

次六大失小多失少測曰大失小禍由微也

凡事之大皆因小而失之凡物之多皆因少而失之此由微至著之意也

次七大奢迂自削以觚或益之鋪

奢侈也迂遠也方大而侈遠之法能以法自律則其

所養愈厚矣觚法也削自損約也鋪食也

次八豐牆峭阤三歲不築崩測曰豐牆之峭崩不遲也

牆難豐大而削去其阤三歲之久不能更築則崩壞矣言自削其根本也

廓準  
豐 大也

次二金幹玉楨廓于城測曰金幹玉楨蕃輔正也

版築之旁曰幹其題曰楨題額也築城之具其堅固

如金玉則其城可以高大矣此人君得輔佐之喻

次三廓無子室石婦測曰廊無子焉得後生也石婦無

所產也其家雖大而無繼承之子以其室人乃石婦也此輔佐不擇人而無益于國之喻

文準

初一祫祫何縗土貞測曰祫祫何縗文在內也祫乞洽切祫與繪同音會何與荷同縗莫旦切祫祫也以祫為祫而乃被荷無文之縗自晦之意也衣錦尚絅是也繒無文曰縗

次七雉之不祫而雞蓋穀測曰雉之不祫難幽養也

蓋進也雉不得穀而以穀養雞言失所養也

禮華

次四孔雁之儀利用登于階測曰孔雁之儀可法則也孔孔雀也其羽毛有文雁飛有行列喻人之有儀也登階可進而仕也即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之意次六魚鱗差之乃秩施之帝用登于天測曰魚鱗差之貴賤位也

差次也魚鱗有次序制禮制法秩然有次而施之于國可以格天矣故曰帝用登于天

逃遁

盧齋續集

次六多田不婁費我膜功測曰多田不婁費力亡功也  
婁音樓膜戶佳反田雖多而不樓理之徒費膜食之  
功也熟食曰膜

唐準

次三唐素不貞亡彼瓏玲測曰亡彼瓏玲非爾所也  
瓏玲玉也荒唐朴素而不守以正自喪其德以玉彼  
德故曰瓏玲

次五奔鹿懷麌得不訾測曰奔鹿懷麌奚足功也

鹿失不顧而以麌鼠為懷所得者不足以為訾矣訾

與資同言棄大而見小也

次八唐收祿社鬼轂哭或得其沐測曰唐收祿復亡也

唐遜之後而能收其祿謂廢而復興也社稷有主則

次七弋彼之飛明明于征終日不歸

其鬼不哭矣沐澤也言得其福也

次七弋彼之飛明明于征終日不歸

一弋豈能中三飛鳥平明而去至暮不歸無所得也

此求不以道之喻

常準恒陰以知臣陽以知辟君臣之道萬世不易

屬齋續集

帝道之臣之道也

初一戴神墨履靈式以一耦萬終不稷測曰戴神履體  
一形也

神墨妙法也靈式善法也以一耦萬執一而萬事畢  
也稷日下稷也稷與晏同終不稷者言用不窮也

次七得七而九懦撓其剛不克常測曰得七而九棄盛  
乘衰也

七陽之盛九陽極而衰也以柔亂而自撓其剛則不  
能守其常矣言處盛不自強則必衰也

次八常疾不疾咎成不詰測曰常疾不能自治也

常疾而不以為疾言病而不治也詰問也有病而不  
治其禍既成何所歸咎此安其危利其蓄之意

度節陰氣日躁陽氣日舍躁躁舍各得其度

舍音捨躁動也舍止也陰氣動而陽氣止各得其所也

次三小度差差大懶之階測曰小度之差大度傾也

懶音賴毀裂也差失也小法差失乃大法毀裂之階  
也此不謹小而失大之喻

次五幹不幹懶于營測曰幹不幹不能有寧也

幹本也所本非本則其經營者皆毀裂之矣懶毀裂

也

次六 大度檢檢于天示象垂其范測曰大度檢檢垂象貞也

檢檢猶整整也范法也天垂象而聖人法之其為大法整整然可以垂後此雲漢猶天子法度之意

次七 不度規之鬼即訾之測曰不度規之明察笑也

規圍也訾笑也所為不以法度則鬼笑之矣訾音子

次八 石赤不奪節士之必測曰石赤不奪可興有要也

石赤丹砂也丹砂之色不可變移猶人之守節而可以信也有要有約也有節之人必不負所約也

永  
準同人

次四 子序不序先賓永失主測曰子序不序非永方也為子而不得子之道言不知小大之序則賓主先後之義皆失之矣此非可久之道也

昆  
準同人 音混

次二 白墨菲菲三禽一角同尾測曰三禽一角無害心

也

白墨菲菲羣而不亂也譬如三禽以一為之首而餘皆尾之尾隨其後也故曰一角同尾言人之羣聚必有所長則不亂故其心無得而相害也

次三昆于白失不黑無際一尾三角測曰昆白不黑不相親也

昆同也白不同黑而自為分別無交際之道羣聚而無為之首此一民二君之意角者衆而尾者少宜其不相親也

次五穀不穀失疏數衆釐毀玉測曰穀失疏數奚足自也

穀與轂同為車轂而失疏數之度不足為衆幅之所客言為主不得其道也衆釐毀玉猶積羽沈舟也主心不均則毀言日至賢者無所容矣旬均也釐毛也為車轂

次六昆于市井文車同軌測曰昆于市井同一倫也市井人所居也昆而同之則天下皆同文同軌矣一倫者一其倫類也

減損

虧齋續集

次六幽闈積不減不施石測曰幽闈不施澤不平也

幽微也闈大也無大無小皆自積聚而不能減損以

以施人其頑如石不知稱物平施之道也

唴準

音欽又

次五不中不督腐蠹之齧測曰不中不督其唴非也

督衣縫之中也不中不督言不知中道也積而不能

散雖腐蠹之物亦吝嗇之此唴閑之道也

守準

次六車安輶圭璧塵測曰車案輶不接鄰也

輶礲車輪之木也案止也車為輶所止圭與璧皆積于塵埃之中此閑吝而不與人交際之喻

次八匱無杵其碓舉天陰不雨白日毀暑測曰匱無杵其守貧也

有匱而無杵不舂末也其碓舉而不下無所碓也天陰不雨澤不下流也白日宜熟而陰晦之故曰毀此貧不得時者之喻

翕準

次三翕食嘬嘬測曰翕食嘬嘬利如舞也

盧齋續集

嘬楚快切翕食貧食也嘬嘬食之貌也小人多貪見利如舞無所不至矣

次六黃心鴻翼翕于天測曰黃心鴻翼利得輔也黃心得中也鴻翼大翼也翕于天者合于天也得大中之道而合于天賢者之喻也

次七翕纖惻惻測曰翕纖惻惻被離害也纖音灼以纖取鳥人見之惻惻然而見利者不顧他日必自離害也

次八擗其羈絕其羈殆測曰擗羈絕羈危得遂也

擗與揮同羈古縣反羈覆車也羈網也小人以羈羈害物一旦揮絕而去之則雖危而可以自免矣此為惡而知悔者之喻遂安也

聚萃

初一鬼神以無靈測曰鬼神無靈形不見也

鬼神之靈以不可見也

次三宗其高年羣鬼之門測曰宗其高年鬼待敬也

宗尊也高年之人能尊敬之則其心可以事鬼神矣

次五鼎血之藉九宗之好乃後有孚測曰鼎血之藉信

王命也

猶與禦同鼎薦血而薪槱之熟之也既祀而享其九  
九宗以誠意相好乃有後也以王命而從事者其心  
亦如此誠信可也

積善  
大畜

次七魁而顏而玉帛班而決欲收寇測曰魁而顏而盜  
之招也

魁大也顏露也班布也自夸大自眩露而玉帛班布  
而示之人斷可以致寇也收者致之意

飾<sub>責</sub>陰白陽黑分行其職出入有飾

白黑相錯所以為文飾也分行其職各致其用也即

剛來文柔柔來文剛之意

初一言不言不以言測曰言不言默而信也

次五下言如水實以天牡測曰下言之水能自冲也

天牡海也從諫如流如水下而歸海也實者盛之意  
也冲謙也

次八蛇鵠鳴鳴血出其口測曰蛇鵠鳴鳴口自傷也

蛤與蜩同鳴鳴聲不已也血出其口自傷也多言不誠無以取信徒自苦耳

上九白舌于于屈于根

白舌者徒費舌而言之也于于屈貌根舌根也言不見信不如屈其舌根而弗言

疑貞  
華

次五螢黃疑金中測曰螢黃疑中邪奪正也

螢音雄雄黃石也以其色而疑為金在其中紫亂朱之意也

次七鬼魂疑貞厲嘵鳴弋木之鳥射穴之狐反目耳厲

測曰鬼魂之疑誠不可信也

以鬼魂自疑惑乃有嘵鳴之歎既以為鳥而弋之又以為狐而射之烏黑狐赤至易見也而亦不能別之

反其目而以耳為信危矣哉

視觀準陰成魄陽成妣物之形貌咸可視

陰如月既蝕成魄而陽為妃偶言秋分陰陽均平也

次七視其瑕無穢測曰視其瑕能自矯也

視其瑕知其過也人能知過則行無疵矣穢疵也矯

蠹齋續集

飾也

沈準  
下視也

次三沈于美失貞矢測曰沈于美作聾盲也

貞矢正直之道也為紛華之美所沈迷則失其道矣

次五鵠鷹高翔沈其腹好姦惡粥測曰雕鷹高翔在腐糧也

雕鷹鷺鳥也沈其腹飛雖高志在寔腹而已自好生

孕而乃惡他物之生育言其嘻殺也姦古孕字粥與

育同沈寶也

次七離如婁如赤肉鴟梟厲測白離婁赤肉食不臧也  
以離婁之明而食如鴟梟但食生肉危道也赤肉生  
肉也此貪不擇祿者之喻

內準  
歸妹

初一謹於娶執初貞後寧測曰謹于娶執治女貞也

娶古妃字執古仇字匹偶也娶必擇賢初得其正也  
則家終安也

去準  
無妄

去彼枯園舍下靈淵

虧齋續集

枯園自高之喻靈淵善淵也自處之卑也此好謙自下之喻枯園燥地也

次四去于子父去于臣主測曰去于子父非所望也父尊子卑主尊臣卑今子居父上臣過于主皆逆也去之則順矣去逆從順以其逆道非所欲也望欲之意

次五擾其衣之庭有麋測曰擾衣有麋亦可懼也

捷音愆牽也庭有荆棘牽衣而行則麋鹿生之矣言有國有家不自脩飭則必至荒亂也

次七去其德貞三死不令測曰去其德貞終死醜也失其正德者必死于不善非令終也三死猶離騷言九死也即多多之意

次八月高弦火幾縣不可以動動有愆測曰月弦火縣恐見咎也

月至高弦則蝕將盡矣大火幾乎流則暑將往而寒生矣皆時之喻下弦則一鉤之明在魄之上故曰高幾近也近于縣則將西入也時去則不可有為也

晦準  
明夷

虧齋續集

十五

二十六卷

次三陰行陽從利作不凶測曰陰行陽從事大外也

陰先陽後於理為逆然世間亦有小者卑者先之而大者尊者應之之時既相從順亦可有為不至于凶也大者不在內而反外言異常也

次四晦其類失金匱測曰晦其類法度廢也

金匱良法也君子小人之類不明則國之良法必廢矣

次七腊提明或遵之行測曰腊提明德將遵行也

腊古霄字世方昏暗我揭明德以示之人必有從我一者凡人夜中提燈照路則行人必有遵之者矣

瞢準明夷陰征南陽征北物失明貞莫不瞢瞢

瞢古夢字又莫登反陰往南而陽往北失其位矣非相見于離之日矣小人用事則世皆失其明正之道矣物人物也

次二明腹暎天覩其根測曰明腹暎天中獨爛也

暎失再切視也以腹中之明而能窺見天理則可以窮究根底矣爛明也

窮準困陰氣塞宇陽亡其所萬物窮遠

塞宇滿天內也遽窘也窮窘無所歸向也

次五羹無糁其腹坎坎不失其範測曰羹無糁猶不失也

坎坎空虛也貧而不失其法猶曰不改其度也範法也

上九破璧毀圭舊竈生竈天禍以他測曰破璧毀圭逢不幸也

破璧毀圭失其所寶也舊竈生竈貧之食也禍以他非自取也此賢者不逢時之喻

割準  
剝

次七紫蜺矞雲朋圓日其疾可割測曰紫蜺矞雲不知利也

紫蜺妖氣也矞雲日旁刺日之氣也矞余律切朋聚而圓日此太陽之病也可以割而去之言讒邪障蔽可以掃去也利削也可去而不去是不知利也

次八割其蠹得我心疾測曰割其蠹國所便也

蠹國之人我心所疾惡割而去之則得我心矣便利也去此人為國之利也

止準

良

次七車纍其攬馬攬其蹄止貞測曰車纍馬攬行可羸也

俛音雉又音馳輪也攬良涉切有所絃也纍有所繫也車纍馬攬不可行之時宜止則止也羸敝也攷工記不羸於鑿亦作羸宜止而行則敝也羸作鄰攬或作作獵皆誤也

堅準

次三堅不凌或泄其中測曰堅不凌不能持齊也

凌冰也當冰堅之時而不成凌者其中陰為陽所泄也齊中也外能堅守而中不自持此色厲而內荏者之喻

次四小螽營營啼其蜎蜎不介以堅蠛測曰小螽營營固其居也

螽與蜂同蠛與蒂同蜂房之帶也蜎音許又音弋蜂房也蜂營營而為房必堅其蒂不堅則房墜矣蒂只在堅而不在大故曰不介以堅介大也

次五蜎大蒂小虛測曰蜎大蒂小國虛空也

虧齋續集

六

二十六卷

蝴蝶房也蝶房之帶也房大而帶小不足以繫之則蜂必散亂而蜂窠虛矣為國而不知其本必失其民以此喻之

次六載蠶紗縣于九州測曰載蠶之縣民以康也紗紗微小貌音幽九州之民各戴其君心有所繫如蜂房也之帶小而甚堅則可以康安矣載與纖同縣繫也

成既齊

次二成微改改未成而殆測曰成微改改不能自遂也為善方成而心已改改不待成而知其危矣

次三成躍以縮成飛不遂測曰成躍以縮成德壯也事之既成可以躍進又縮之可以飛上而不飛隨之言能謹畏退訖以守其成則德愈壯也遂隨也

關噬準  
噭

關與室同

上九陰陽啓咎其變赤白測曰陰陽啓咎極則反也啓音啓咎古化字啟咎開通訛化也陰變而赤陽變而白極則反也

失準  
大過

次七疾則藥巫則酌測曰疾藥巫酌禍可轉也酌祭以膚齋續集

酒也此言災咎可禳也為改過之喻

次八鳴鳴于辰牝角魚木測曰鳴鳴于辰厥正反也

鳴鳴辰旦反常也牝而求角緣木而求魚皆反正之

喻

劇準大過陰窮太泣于陽無介倡離之劇

倡與儔同介助也陰既窮大而陽自啼泣為無助也  
陽陰之離至此劇甚矣介倡即無介助黨類也

次五出野見虛有虎牧猪擾紓與禡測曰出野見虛無  
所措足也

野外荒虛虎牧其猪出而遇此不過擾裳而走擾與  
牽同襦短衣也牧逐也

上九海水羣飛弊於天杭

杭即航也海水羣飛狼方湧也弊壞也天杭即大舟

也

馴準坤

次四狗其勞不如五之豪測曰狗其勞伐善也五中也  
苟伐其功勞則不如五之得中為過人也豪過人者

也

膚齋續集

次五靈囊大包其德珍黃測曰靈囊大包不貳自盛也  
靈善也囊有涵蓄也大包可以包容而大受也此為  
珍美黃中之德以其不自大也

次六囊失括泄珍器測曰囊失括臣口縊也  
有囊而不括則其珍美之器皆泄露矣此伐善矜能  
者之喻

竹溪虜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六

竹溪虜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七

三山 林希逸著

門人石塘林式之編

學記

大元精語

將<sub>準</sub>  
<sub>未濟</sub>

次二將無疵元晦測曰將無疵易為後也

元善也晦美也將求無過則其德必善美矣謹之於

初則後易為矣

次三鑪鈎否利用止測曰鑪鈎否化內傷也

冶人為鑪陶人為鈎爐鈎既不可用則宜止矣強以化物徒自傷損也化猶考工記飭化八材之化也即工欲善事必利其器之意

次四將飛得羽以登于天測曰將飛得羽其輔強也欲飛得羽言有助也

次七跌船跋車其害不遐測曰跌船跋車不遠害也  
趺古穴切跋蒲撥切跌踏趺之也跋難行貌車船所以行濟也今日棄之害必至矣此不求助者之喻跋

韻書不由蹊隧而行曰跋

上九紅蠶緣於枯桑其繭不黃測曰緣于枯桑蠶功貶也

蠶之初生有毛既老故曰紅枯桑無所食也不黃不中用也此不能自養者之喻紅者以老無毛而但紅也

難<sub>華</sub> 蔡乃旦切

次四卵破石蝦測曰卵破之蝦小人難也

蝦徒玩切以卵破石則其蝦壞不生也必矣蝦卵不

孚曰假楊子曰雌之不才其卵假矣

次七拔石砾砾力沒以引測曰拔石砾砾乘時也

砾之人切砾砾難致之意石雖難拔我能沒盡其力  
以引致之亦可拔也此勉力致難者之喻

上九角解彖終以直其有施測曰角解彖終以直之也  
解彖本作解解彖之直始終如一則可以有施矣  
戒中變也

勤準

次三羈角之吾其泣呱呱未得繼扶測曰羈角之吾不得命也

男角女羈孩子之飾吾者吾吾然無所歸也繼抱扶持也不得命者不得活也此孤弱而無歸者之喻

次七勞其牽不其鼻于尾弊測曰勞牽之弊其道逆也  
牽牛徒勞不以鼻而以尾自弊也此操持失理者之

喻

養華

初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

淵深靜也藏心于深靜以自養其性則美矣靈根性

膚齋續集

也

次二墨養邪元凶匪貞測曰墨養邪中心敗也墨與默同元始也凶心中含養之地也隱默之中養其邪恩則用心之始已匪正矣

次四燕食扁扁其志儻儻利用征賈測曰燕食扁扁志在賴也

扁扁即翩翩也音篇儻儻未利貌賴利也小人求利如燕之飛但欲攫食而已此賈者之事

次六次次一日三餼祇牛之兆肥不利測曰次次之餼肥無身也

次與趨同音客不安之貌祇神祇也祭祀之牛卜既得兆一日而三餼之肥則烹矣此以利自禍者之喻蹄贊一

凍登赤天晏入玄泉測曰凍登赤天陰作首也  
晏至熱也陽氣深入而陰得時此小人道長之喻

贏贊二

一虛一贏蹄蹄所生測曰虛贏蹄蹄禪無已也

蹄奇數也數之有盈有虛皆自奇而生所以相禪代

而無窮也夫惟不齊乃能生變化也

玄衡 衡序也準易序卦

閑孤而竈鄰

差過也而常穀

穀善也差過也人能知遇則常歸於善矣

僕也出翕也序

格好也是而疑惡也非

格去羣陰則所好者未定則所惡或非也

是疑而

玄錯 錯雜也準易雜卦

進欲迂止欲驚

從也牽守也固

玄離

音離張也攤鑿挽圖準係辭

故玄聘取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

陰陽善惡是非類皆合也

夫玄晦其位而冥其畛深其阜而眇其根  
阜高也根深也言玄之理隱奧也

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

此二句有味誰不知好惡而得善常少

誰不惡醜而有之者常多

夫天宇宙然示人神矣夫地佗然示人明矣天地奠位神  
明通氣有一有二有三位各殊輩回行九區終始運屬  
上下無隅

殊輩異類也回行運行也佗負荷也湯何切

信道致詘詘道致信

存存而亡亡微微而章章始始而終終

玄鑒 明微也

天地開闢宇宙拓坦開拓天元咫步度也日月紀數紀數有歷紀周運曆統羣倫品庶或合或離或贏或踦故曰假哉天地啞函啟化罔袞於玄終始幽明表贊神靈大陽乘陰萬物該兼周流九虛而禍福絃羅隨所遭

啞徒濫切啞函即含容之意

鑽精倚神籍知休咎

鑽求也求其精倚其神玄者龜也籍知推索而知之

也

一所以摹始而測也三三所以盡終而極崇也二二所以參事而要中也

自一始一曰一自一為二而二之曰二二自二而三至于九曰三三

陰陽所以抽噴也從橫所以鑒理也明晦所以昭事也噴情也抽理也鑒事也昭君子之道也

噴與躡同抽深也

夫福樂終而既憂始天地所貴曰福鬼神所祐曰福人道所喜曰福其所賤惡皆曰既故惡福甚者其禍亢盡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晝夜散者其禍福雜晝明者也夜昧者也

玄數

昆侖天地而產蓍參珍參考也珍貴也眸精以揀數揀音索義同散幽于三重而立家旁擬兩儀則觀事逢遭並合擇音繫裏其名而極命焉精則經疑之事其質乎令曰假大玄假大玄孚貞爰質所疑于神于靈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容則逢陰星時數辭違凡筮有道不精不筮不疑不筮不軌不筮不以其占若不筮神靈之曜曾越卓

不以誠占與不筮同神靈雖明曜曾是不誠而可以見越卓乎越卓高遠也

玄挽妍啓切 束圭戴璧臚湊羣辟

束圭戴璧有爵者所執也臚傳而輜湊以奉其君羣辟辟者天子諸侯皆有臣也

噴以牙者童其角擗以翼者兩其足無角無翼材以道

德挽擬之九日平分

有牙可噴則其角童有翼可揮則其足二無角無翼則有性

天地作函日月固明五行該醜五嶽宗山四瀆長川五經括矩

作函上下相函也固明永久之明也該醜該徧其醜類也宗山為山之宗也長川為川之長也五常之理括盡其矩法也

### 玄圖

日月畛營陰陽沈交四時潛處五行伏行

畛營所居之疆度也沈伏也交相代也潛處密運也

伏行有遲留伏逆也

七宿轉轉轉也輪馴幽歷微六甲內則九九寔有律呂孔幽歷數匿紀圖象玄形贊載成功

七宿四方各七宿也轉運也二十八宿運轉於上循歷幽微之間六十甲子寓焉九九者黃鍾而下有此數也九九則為律呂六甲為曆數孔幽者甚妙也匿隱也曆紀隱然在中也玄形渾儀也贊載稱述也

始哉中羨從百卉權輿乃訊感天訊與迅同雷推歛竄  
無疑作歛竄徒感切書與合作物旁震音震珍響寅贊柔微  
拔根于元橐動責龍光離于淵東陽生離推吐萬物摧  
催通上天地與新與合中哉更晦廓象天重明靄風炫  
煥輝明與物時行陰酉西北酉就陽尚東南內雖有應  
外觸也亢貞龍幹于天長類無疆南征不利遇崩光  
喪崩也光陽也

終哉減沈成天根還向陰陽之本元氣也成氣收精闔入庶物  
物皆關咸首藉鳴氣感之初物皆不鳴咸見而入咸首初也藉古艱字深合黃純地  
地道廣合羣生奉柄斗也雲行時監地營

隨時監視隨方營度斗運有時有方也斗斜指而可  
論四時斗高運而可吞四方

袞謨高吸乃馴神靈循天之旁該終始該篇四天地人  
功咸首貞就正也

玄攤瑩挽圖告皆擬易係辭也始中終九卦於玄圖  
言之擬易係履謙井等九卦也始哉中羨從一首生  
九首中至狩九首羨至溪九首從至事九首以曆言  
之則自冬至至穀雨是其時也中哉更晦廓亦一首

生九首更至疆九首晦至大九首廓至昆九首以曆  
言之則是清明至立秋是其時也終哉減沈成亦一  
首生九首減至視九首沈至堅九首成至養九首以  
曆言之則是處暑至大雪是其時也以二十四氣分  
而為三以八十一首亦分而三子始哉二十七首中  
哉二十七首終哉二十七首以其時參其詞則始之  
拔根于元東動青龍中之陰首西北陽尚東南終之  
天根還向成氣收精其義易通矣辭雖奧澁得其義  
則迎刃可解坡仙所謂淺近者是也

天甸其道甸治也井甸意有倫序也也地也其緒也修有條理也也陰陽雜  
廁有男有女天道成規地道成築天員地方生陽莫如子生  
陰莫如午西北則子美盡矣東南則午美極矣

子陽也午陰也西北乾十月也陽方盡而後生東南  
巽四月陰方盡而後生

五以下作息生也五以上作消數多者見貴而實索數  
少者見賤而實饒息與消亂貴與賤交

此論九贊之中五以下四三二一也五以上六七八

九也

晝夜相承丞與夫婦係也終始相生父子繼也日月合離君臣義也月助日以比君臣也合離行度也孟季有序長幼際也兩間相闔朋友會也一晝一夜然後作一日一陰一陽然後生萬物晝數多夜數少象月闕而日溢君行光而臣行滅君子道全小人道缺

月有小闔也與虧同日有餘縊也減暗也君陽臣陰也

玄有一規一槩一繩一準以從橫天地之道馴陰陽之數

玄告準說卦

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人茂茂音泯而處乎中天渾而攤故其運不已攤與揮地隕而靜故其生同不遲人馴乎天地故其施行不窮天地相對日月相剗日月相食也山川相流輕重相浮浮過陰陽相續尊卑不相躉是故地坎陷也而天嚴穹尊月遄而日湛沈也五行迭王四時不俱壯也有時哀日以昱平晝月以昱乎夜暝幽火則登於冬昴短星星火則登於夏南北定位東西通氣萬物錯雜麗乎其中玄一德而作五生

一刑而作五剋刑即五行也生者為德剋者為五生不相殄五克不相逆用以剋為不相殄乃能相繼也不相逆乃能相治相繼則父子之道也相治則君臣之寶也

玄日斗書而月不書常滿以御虛日滿月虛即日歲寧悉多也而年病減也十九年七閏天之償也還欠數陽動吐陰靜翕入也出也翕陽道常饒多也陰道常乏少也陰陽之道也天強健而僑蹠高之貌僑渠消切又與僑通蹠音據一晝一夜自復而有餘

聖人察乎眺胸側匿之愛

晦見于西謂之朓朔見于東謂之胸側匿失正行也四者皆日月之變

而律乎日月雌雄之序為雌經之於無已也故玄鴻綸天元屢而掛之於將來者乎屢發明不一也挂巨淹故玄之辭也沈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曲而端正當散而聚美也不盡於味其味之美大也不盡其彙其類之大亦無窮也

自玄衝而下以其文奇摘而錄之造語用字可以為法潛虛方之大有逕庭矣

潛虛

太元起九數潛虛起五數自是天地間不可泯者先師嘗云易則正穴此支龍也辭之有古今又不可不精別之潛虛非無佳語但只是後世文字太元則猶有古意況潛虛設論大氏皆前人書文中已有者張炳文以為果溫公所作此亦不必深辨只以文論不必問何人前後本有缺有全續添者為偽文公言之盡矣初本已有膚淺無深味者况續增者乎今以其語之工者與退之所謂正而未至者摘而錄之未知世之具眼者以為何如也

元

元始也夜半日之始也朔月之始也冬至歲之始也好學智之始也

此數語佳

慎于舉趾差則千里機正其矢

謹矢意也荀子尚書已有此意

袁

袁聚也氣聚而物宗族聚而家聖賢聚而國

鷺齋續集

十三

二十七卷

此數語比象甚佳

三百毒之聚勝者為主惟物之蠱

勝者毒之甚者也衆毒之中必推其甚者以為主喻  
小人之黨其主者必桀詰其為世害必矣蠱敗也

五兔絲之棼附草絕根

棼多也附之草豈能生喻所附匪人必不久也

六人傑而繁獸猛而殫

傑無爪牙也獸雖猛而必盡人有道則愈蕃

柔

四蜚石之落抗之以幕

強弩不穿魯縞即是此意喻柔可制剛也

六蒲梁柳轂傾轂脫輻

梁敗則轂傾轂敗則輻脫以弱力勝重任無不敗者

剛

三目瞑耳塞拔木觸石一跌而螳螂蟻之食

言恃力者必敗下八字勝上八字太露大剛則折即

此意

雍和也

鷹齋續集

六鹽梅不適羹棄不食

相與以和則事可濟調羹而鹹酸不適人誰食之

昧

昧晦也日之晦晝夜以成月之晦弦望以生君子之晦

與時偕行

此三句比象也頗有味

初取足於己不知外美

被褐懷玉即是此意其詞雖佳以比易爻則露

四冥行失足或導之燭

時弱之人能得所輔則可自安

五無相之瞽閭戶而處

不明而無助能退而自守則可免禍

上偶人守金衆盜攸侵

愚暗而處高位必為人所奪也

昭明也

三察窮秋毫物駭而逃

太察無徒即是此意其不古者皆此類

五循牆不蹶秉燭而跌

虧齋續集

知畏者可自保持明者必罹害  
容 貌也

上樛木之垂甘匏之纍

用樛木詩意其淺露者類此  
言

二人不我知鑽金而疑

此乃未信而諫人必見疑之意  
慮 想也

三澄原正本執天之鍵

下一句佳然執神之機乃韓語也澄原正本四字弱  
甚

五萬慮之神出天入塵

聆 閱

二苦言刺耳惟身之利

言苦口者利于行亦前人語

覲 見也

初粉澤之暉覆穿埋機昧者不知明者識微

暉華也外雖粉澤中藏機穿明者則知之發得太露

鷺齋續集

十六

二十七卷

不似爻辭

憤怒也

初匪恕之道必理之求拔刃難收

道勁也言怒之來必以理察既發則不可悔矣下四

字佳

二自怒自解人之不畏

八字尤弱意亦淺露

三快心一朝忘其宗祧失不可招鯀鯶之浮鳥鳶之求  
招悔也一朝之忿忘其身即此意下八字設喻却佳

六恩之少時福祿無期

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即此意也語亦太露

四豨腹饕餮為人益膏

小人貪得終不自享此八字甚佳

湛樂也

三醉飽之惛歌舞之紛突火將焚盜倚其門  
以貴為樂不能為曲突徒薪之慮禍將至矣

四酒食衎衎威儀反反繩墨不遠

用抑詩意下四字却佳

六家有韻護外忘其慕

金朱樂也外顏氏樂也內即此意也

尊進也

四兔跳而跕鳥蜚而伏弧張肘縮

兔先跕而後跳鳥先伏而後飛欲張弧者必縮其肘

能退則能進也三句俱佳

六駕馬之疲驥馬之追縠羽強飛墜于藩籬

不量力以求進必至自敗下八字差弱

上日沒而征力憊而登遇淖逢兵

不知時而貪進必遇禍也淖用左氏晉事

郤退也

初一葉于蜚木陰未稀我心傷悲

一片花飛減却春即此意也

二納履而顧心留迹去

納履將行也顧者欲留也偽為退而心實戀戀此二

句佳

三唾面不辱呴嗟不縮或擠諸谷

忍辱無恥不知自退受禍必矣

虧齋續集

大

二十七卷

四雲輩于江舟藏于浦雷出於山車稅于宇  
見雲藏舟聞雷止車知幾知退也

六膳珍不御致鼎而去勿須其餕  
餕飽也致食而去不求自飽此不戀榮華自知早退  
者之喻

上龍登於雲垂尾之卷下人式瞻  
龍在雲中而卷其尾相去也則人望而羨之人能知  
退則世皆貴之矣

庸常也

六井汚而久蟲幕其口

井久不潔則飛蟲覆其上如幕然也

蠹動也

五鑿凍樹稷勞而無得

凍地豈宜種徒勞動而無功即耕石田之意

六樹穀于雨拔草於暑

言及時也此八字佳然亦易得

訶仁也

二養虺縱蝗匪仁之方

虧齋續集

蝗虺當去而養之縱之不知仁者也

忱 信也

四父子乖離吐心而疑訖不在辜

父子至親纔有離間雖吐心亦疑之况他人乎上八

字佳下四字可去

六小信之必大誼之失君子不由

信不近義非信也尾生之信則失誼矣

憂 禮也

四掣牛之狂服歛遵場

牛雖狂苟能掣之可使服由此以禮制心之喻

六斐如蝗如紀如綱如四海王如

下五如字模倣易之突如其来也然亦不甚佳

晤 親也

三竹枯不拔蛇死不蹠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曹子建已用之言人必親親也

四條亡柟存或斧之根

詩云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此云條已亡其柟僅存

又斧其根意却稍異然亦翦襲為之

虧齋續集

六割臂斷足易之金玉其肌不屬

此為棄親即他人之喻莊子隋珠彈雀臂重于天下

亦此意

續子也

三蔓子滿腹不如蜾蠃之不育

有子不才不如無也

考父也

五囊金篋玉不畀之燭盜守其屋

徒遺以富貴而不教之他人有覬覦之意矣

徒衆也

初出門擇術跬步之失之晉而粵

千里失于跬步即是此意有衆而不能用必失之矣

醜友也

四總角綢繆<sup>膠</sup>而漆投半涂分汎注矢操茅為交不終耳

耳餘是也

上一首三尾先完後毀惟初之臯

始交而終睽擇之不早也此三句佳

隸臣也

盧齋續集

主

二十七卷

地不天不能以生月不日不能以光臣不君不能以君此比象辭言人必有所主也

三一身三首蜂蟻所醜

忠臣不事二主劉牢之犯此戒矣八字極工四登邱而俛置鄰而遠百祿簡簡

登邱而俛居高能自卑也置鄰而遠雖相親而不晤以合也

六顏戴其勞口揚其高挾恩以驕或傳之刀

顏戴其勞有矜色也口揚其高自夸功也或傳之刀

必見殺也挾恩以驕四字太露可省而不省

林君也

三人無主不能共處

盜賊之人亦必有為首者此八字甚佳

禋祀也

五繭累之角瓦登匏爵上帝是享

禋雖薄能盡其忱帝亦歆之

準法也

初董荼之萌雉則不榮荼火熯熯沃不盡瓶

虧齋續集

惡之初生除之必早能薙能沃則惡草必去廢火必滅矣此小懲大戒之意不盡瓶者不用多也

二瞽夫執銅蘭艾同荆上罔下畢獸駭而突不善用法則善惡無別矣上罔下畢法太密也此四

句佳

聲名也

三蔽葉之蜩其鳴嘵嘵蜚鳥之招虛名自矜必自禍也三句佳

興起也

三潑垢縫裂揩歌補缺

此興滯補弊之意二句佳然亦易得

五熒出于灰可以焚菜

小能致大不可忽也

六困鄰彘而憇望遠而唏彘倦也音劇  
吁切

力小任重欲罷不能嗟何及矣

泯滅也

初蜩鳴于林徙衣絮食

大寒索裘與此異矣

虧齋續集

隆 盛也

五暑至陰生寒極陽萌君子畏盈小人怙成

此四句俱露弱亦甚矣

六盛不忘衰安不忘危 一日萬機

此三句尤弱且皆前書語子雲不爾也諸變如此者  
頗多可以類推

餘 終也

餘終也天過其度日之餘也朔不滿氣月之餘也日不  
後復次歲之餘也功德垂後聖賢之餘也故天地無餘則  
不能變化矣聖賢無餘則光澤不遠矣

此數句有味

齊 中也

衆星拱極萬矢湊的必不可易

上八字佳下四字弱元餘齊無變只有此數語

六十四卦或因象而名或因義而名六爻六位各有意  
義故千變萬化而不窮太元九贊與方州郭家初無干  
涉其間猶有因曆而以時言者潛虛體性本于五行之  
生成每行七變初上者始終也於占不用二三四五六

虧齋續集

則以生克王相別之然每行之名不過一字以一字取義故其意淺而易窮其辭又多竊取前人譬喻之語有工有拙惟不及易亦不及太元矣然五自是一數亦有可觀後今世而有子雲別為之辭使稍有古意庶幾可行于時亦不待借溫公之名以求信于人也

五十五行除元餘變齊無變之外五十二行每行七變共三百六十四變有七變皆有詞者有七變皆無辭者有一行一變者二變者三四變者總而計之共一百七十六今所摘錄者六十七而已

竹溪盧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七

竹溪膚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八

三山

林希逸著

門人石塘林式之編

學記

江淮河濟此六書所謂諧聲造字者也廣雅曰江貢也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為言荷也淮者均其勢也濟齊也齊渡也如此分說意義豈非自為膠擾乎且水之名多矣如涇渭伊洛其類非一若欲字字求義謂之不牽強吾不信也

膚齋續集

一

二十八卷

漢地理志東萊有地名曰計斤師古曰即左傳所謂介根也語音有輕重故成二名設非地名或者欲為訓詁則從其輕者乎從其重者乎地名既隨聲輕重而字亦異同其他名字要知不隨聲而有異同者注解欲強通之可乎

韓文公張中丞傳後序末後述張司業之言結以三字曰張籍云此用禮記老聃云之法然前既有張籍曰三字而此又有曰張籍云不知者必以為衍語知此則所謂古文須省字者決不然矣

溪西先生曰梵書有四疊華書無四疊今鹿字部中有若麌者有若麌者三鹿而一土非四疊乎溪西字學最精恨不得樞衣而請之姑記此以俟精學者

韓文顏子不二過論曰故惟聖無過故所謂過者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三故字中間一故字勢不順必誤也

瓜華之祭前人多用之佛塔廟僧家不知所本乃以瓜字為誤曰合作瓜謂以瓜畫某物而為供此繆說也瓜即今之瓜華果蓏也即是蔬祭爾二字出于郊特牲乃蜡祭所用之物

大史公伯夷傳首尾轉換筆力最高文字最妙自夫學者載籍而下且辨許由之事及卜隨務光而曰孔子序列吳太伯伯夷又引夫子伯夷叔齊之言而後及作傳之意既傳其始末及其所作之歌乃曰然邪非邪此應前面然是用希之語也或曰天道無親發論而起又以顏子盜跖併言之至天道是耶非耶乃詰天道無親之語也道不同不相為謀至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則是斷世情之輕重以足前論又引疾沒世而名不稱一句蓋言身前得喪為輕身後毀譽為重也再舉賈生之言正在烈士徇名一句貪夫等語牽聯而及亦以見世俗好惡輕重不同也此下同朋同類從龍從虎聖人萬物五句又是援古書之言謂惟賢則知賢有孔子則知夷齊顏子亦得孔子而後有後世之名此又併結前段顏子之語也岩穴而下方是嘆惜今世無人雖有賢者誰能知之其傷已之意則默寓其間矣閭巷立名必附青雲之士言今人欲立名于後非得高世者託之不可此意則子長自謂著書立言可以傳後恐世無夫子未必能傳也索隱于聖人作萬物觀處即以為自言著書之

意則文脈扞格失其本旨亦無以見其筆勢之妙

文字最要看轉換處此篇自大學者至其傳曰上一轉也至然耶非耶一轉也自或曰至天道是耶非耶一轉也自子曰道不同至其輕若此哉一轉也此數行分別重輕正是歸結在名上却未及名字却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又賈子烈士徇名之語足之而彼重此輕之意則隱然在貪夫夸者等語之內此一轉也欲言名字之傳須有知我者却舉相照相求以下數句而後指衷齊顏子得夫子之實此一轉也其曰巖穴無附而名不

聞閭巷必有附而顯此只正反兩語却如此曲折言之最是天道是非而下三四轉皆藏鋒不露穎此為子長絕高處歐陽公喜讀此傳其亦有取于此耶

韓退之祖席詩二首送王津自虢州司馬徙袁州刺史也詩後有手札語云兩詩好處好就中何處佳何處惡不知此手札問之誰也

韓詩多作生語硬韻豈當時之士既以應科選爛熟軟靡千人一律故特為此以別之乎

有人欲和靖為伊川作行狀和靖曰自不須得又欲為

伊川請諡和靖亦曰不必如此又有曰伊川文集講解  
近皆刻行亦可喜和靜曰正不要得如此和靜此見極  
高豈亦預憂慶元道學偽學之所由起乎

和靜曰事當為者豈可不為廢事便是廢人道乃引莊  
子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和靜之語自正莊子意又別  
楊子安學禪問伊川易從何處起伊川以扇柄畫地一  
下曰從這裡起子安無語後來語和靜曰晦當時不問  
此畫從甚處起和靜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與箇  
默然此伊川就子安禪學而戲之也楊公如此伎倆如  
何伊川面前出手得和靜却看未破

王佺期字子真不見富韓公而丐茶炷香以待伊川且  
曰正叔欲來信息甚大嵩山董五經亦謂伊川曰先生  
欲來信息甚大祁寬以為至誠前知和靜但守伊川之  
語曰靜則自明又舉伊川之語曰釋氏菴內坐見菴外  
事亦是此類此語當矣但伊川見董五經則以為隱者  
王佺期學仙至洛居于劉壽臣家園亭中未嘗來謁伊  
川伊川何為先往見之伊川豈輕下人者惜當時祁居  
之不以此質之和靜也

尹語錄

和靜語錄所載伊川遠行嘗憩古寺聞鼠噉於佛腹中  
起而視之於佛腹竅中得文字一小卷取而讀之乃丹  
方也過目悉了其意遂錄一本却以元紙落竅中後因  
郊居如其法鍛之本法火養四十九日乃成鍛近三十  
日遇夜四遠皆以遺火為問云如見火發如此數四恐  
驚衆遂取出試以粟粒許置銀盂中凡丹到處皆成黃  
金崇寧間此孟尚在其金如線圓轉數匝皆丹著處也  
和靜嘗以問伊川伊川曰此外丹也若人內丹成服之  
可長年點化五金不足道也和靜何曰不服伊川曰這

般肚皮裏便著得此物晚年許傳一道士而伊川卒又  
曰伊川嘗云此丹可奪五百年造化以其近怪不以告  
人然則伊川之所以不服者亦以無內丹而不可服也  
然劉向得之淮南枕中而煉不成伊川一煉即成乃以  
點化五金為餘事豈其所得之方有至與未至歟抑此  
法只許自煉而不許言之于人也惜和靜當時不問至  
此

和靜清曰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為斷爛朝報皆後

來無忌憚者託介甫之言也和靜又謂韓王汝之子宗

文字求仁嘗上王介甫書請六經之旨介甫皆答之獨於春秋曰此經比它經尤難蓋三傳皆不足信也故有介甫大段識好惡之語且曰介甫亦有易解其辭甚簡疑處即缺文後來有印行者名曰易傳非介甫之書和靜去介甫未遠其言如此甚公今人皆以斷爛朝報之語為荆公之罪亦寃甚然亦荆公有以招之所以君子惡居下流孟子之論桀與和靜之論荆公正同此意和靜嘗以易傳之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為太洩露天機請問於伊川伊川曰如此分明說破人猶不解愚因

此語深知和靜質審實之意使和靜而在今日見字義語錄編類諸書又不知如何其嘆息也雖然天機正亦何曾洩漏得

東臯馮聖先嘗學於伊川其子名忠恕嘗問于和靜曰其父晚年不信陰陽拘忌之說更不擇日亦無避忌恐是伊川家風和靜曰不須異人之所畏不得不畏從俗何害看此等語便見和靜質實不自異處語錄上卷和靜曰歐公文字一時宗師只為不見道故有憾于晁文元又曰作小詞語不擇為人所慕賦題通變使民不

倦為人所譏此皆程門之論又曰伊川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此語甚有益于後學亦有論伊川于呂榮陽者呂曰何不談他好處意與此同

和靜曰孟子論仲子曰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此極本之言若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只是啟詐偽之端和靜此語極有關係今人正有此弊語類下卷

和靜每早晨拜經書二首曰道之所以在也今庸愚人見釋氏書則知敬儒者却以枕頭或置之坐側或袒跣以讀皆不知畏此即侮聖人之言者也此語極佳

鄒陽下獄以書免江文通亦然寇榮延熹之書其情尤可憐其辭亦甚工竟以此不免豈非遇不遇乎況榮為寇恂曾孫亦在八議之科桓帝獨不動念何耶榮貴盛于人少與兄子又尚公始又為帝親戶門太盛為人所忌害之者非一榮死而寇氏遂衰非鄒江寒士之比其所以死者或在此耶然此以天理論桓帝之不明亦可嘆也已

靈卦正義釋注令洽後來誅曰誅者謂兼通責讓之罪  
虧齋續集

非專為誅殺也誅亦訓求如左傳誅履於寺人費是也此則為責義

說苑莊辛謂襄成君曰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存兮君不知與楊子春木之芭禮記狸首之拳然皆興詩也說苑見魏文帝善哉行注

車在魚韻又在麻韻增韻云韋昭曰古無居音自漢以來始有居音然何彼穠矣以華韻車為協韻又曰華古讀為敷正與居為韻後皆倣此則是古有居音而韋昭之說乃爾何耶况睽卦先張之弧後說之弧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此非居韻乎

艾軒道桐廬有詩示成季云此是灘頭處士家我從何日離天涯木棉高張雲成絮瞿麥平鋪雪作花其曰此者言我自廣東被召而來今忽到桐廬矣木綿則離廣時所見瞿麥則今所見也蓋有感嘆行李跋涉之意初與處士無預其曰處士家但謂桐廬縣也

丁卯正月一日始郊詔書頭聰曰虞典之類于帝率惟正月上日之初周郊之單厥心祇若昊天成命之始或疑有帝字又有天字余因擬曰易言履位上天下澤以

定民書美重華正月上日而肆類庶見天地俱全又稍  
渾成

茶山有新如月出初三夜清似茶烹第一泉之句實本  
於山谷清於夷則初秋律美似芙蓉八月花茶山語又  
好此山谷謝張仲謀示新詩篇在編年集第四卷

柳河東之言有害于理者吏商一則尤甚也董子曰正  
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若以利心而為廉豈  
有識者所為哉况誠明明誠之論尤為失當利進而害  
退又曰明而誠者乎未言孟子緩而孔子急果何所據  
云爾學術不正莫甚于斯是豈可以為訓

范文公祭尹師魯文云為學之初時文方麗子師何人  
獨有古意衆莫于知子特弗移是非乃定英俊乃隨聖  
朝之文與唐等繫子之功多士所推而歐公誌師魯却

不及此意何也

尚書堯典正義曰釋訓云鬼之為言歸也鄉飯飲酒義云  
春之為言蠢也然則釋訓之例有以聲相近而求其義  
者釐治工官皆以聲近為訓他皆倣此類例也

太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

無十日此堯典正義之文大歲小歲字前人未有用者  
詩家用字漢拔用赤幟荆公作漢旗紅伯成子高押作  
伯成高本集七言廿一卷

三代忠質文之說劉公是以爲不然本集雜著中三代  
同道論此說甚正此論有三第二論同此意雜著中說  
多偏文字亦有佳處

天官籩人朝事之籩臚鮑魚鱠注云臚者牒生魚爲大  
鱠也鮑者於糴室中糗乾之出于江淮鱠者析乾之出  
于東海正義曰經文鮑鱠二者魚在于中明二物皆魚

與雲土夢玄纖縞文同史記天官書曰論其書傳故其  
占驗凌雜米鹽正義曰米鹽細碎也此必古來有此語  
非以米鹽比細碎也雖然小雅曰王事靡盬鄭箋云盬  
固也靡盬不堅固也愚意恐不然米靡聲同假借而用  
如事之爲士也葛之爲言鞠也鹽與盬字相近非盬訛  
爲鹽則盬訛爲鹽大底皆言細碎也詩曰王事靡盬仄  
聲字若作盬則不可讀以此求之史記盬字必誤

歐公作謝希深銘其末有曰昔太史公世稱其文善以  
多爲少今予不能此語可爲作銘者之法但以多爲少

固難以為多尤難退之銘子厚士窮乃見節義一段與歐公薛真儒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之說此非二公筆力不可能也

陳止齋銘中有曰薛寺正見公于仙巖問其所安止齋曰母不敬薛曰比參倚如何公始釋然歸心薛氏故其察寺正之文曰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梅潭忽若墜淵梅潭即仙巖也以此觀二公之學有可想見者今人師友無此問亦無此答矣

歐公為黃夢升銘舉其祭乃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

電激雷震雨電忽止闇然滅沒此與次雲先生所謂吾文如雨有則流溢四壑無時一點也無一等才力也

唐人失鶴詩曰西風吹失九臯禽一片閑雲萬里心此兩句甚佳碧落有情應悵望青天無路可追尋青天碧落如何分別愚意以為若作日遠對天高則當日遠者言彼乍去猶未覺日稍久後當亦不忘我也初來白雪翎猶短欲去丹砂頂漸深長有不盡之意華表柱頭留語後更無消息到如今華表一句却大有病若以為前日在此留語乎則與出處意不合不然則是既失之後

曾來一番又去乎題中又無此意愚謂改作解作令威歸語否方可言其他日更能歸來否今去許時未有消息如此語意稍圓留以俟精于詩者商之

阜陵廟選德殿洪野處作記而陳止齋又有代周益公作一篇豈益公所進不用久而再命洪耶洪記中亦云不命諸賢而以命臣或是如此野處所作得內中文字體止齋一篇首尾皆要着題故先一行便云不增苑囿中間又以詩書所說射文發明欲見選德本意然阜陵既明言不專習射見羣臣閣章奏看經史皆在此則引

用射事似太局矣只是書生認題目常法兼末後云以堯舜授受而可以為湯武豈不曰阜陵受高廟之禪今欲習武則是為湯武之事亦是就上幹歸題意愚亦疑其太謗謗但就此一句評量則是堯舜不能為湯武之事湯武又優于堯舜乎已自礙理况欲體貼為工則愈差矣野處只是宏博體製却覺稍大體但中間抑唐太宗而獨稱宣宗武宗此又太宗碑宣宗武宗猶勝于太宗乎縱當時面對之間阜陵或有此語亦當委曲敷奏以為未當況筆入記中乎偶尋二作與兒輩言之因記

于此未知作者以為如何雖前輩尊老之作不當輕議然論文要到盡處不容不如此商確退之曰古書雖正而未至者猶欲別白之况文乎

鶴山贈奕慕羅五星詩云少年不識慕但見剝剝琢琢更相圍有人指授予衝關奪角劫復持少年不識星但見膈膈膊膊還如慕亦有告予者縮羸伏見元有期七年五谿讀書暇時把二事相悅怡久之剖然悟是間有數人不知三百六十一慕子此是乾策藏其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星若以三十六乘之乘之既盡除坤策恰

與慕數無參差此理極精密歸後不復思羅生挾二長過我瀘之湄恍如著我五谿上欲與之語無間時此須靜觀乃有得而我家住西山西生揣我何時歸按此詩所引者易也乾策二百一十有六坤策百四十有四合合乾坤之策為三百六十也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此於張衡靈憲見之乃易所謂當萬物之數者也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以三十六除之則為三十六者三百二十鶴山先以慕數三百六十一去其一謂之藏其奇則三百六十而已又以微星之數乘以三十

六則除去一萬六百為三百个六十六矣其餘七百二十又以乾策二百一十六除之又以坤策百四十四除之則所存者三百六十故謂恰與摹數無參差以愚見觀之不過三百六十而已謂之合當期之日亦可也既以為極精密又以為割然悟不知先生何以嘆其神妙如此謾記于此更俟學于鶴山者問之

老泉上歐陽書如曰退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可以復見于當世賢人君子又曰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又曰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又

曰道既以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愚嘗反覆誦此數語恐只須換道字作學字未知世之學者有與余同此疑否以為己為人之訓參之謂之學已不可況道乎

范甯注穀梁有周書曰大荒有禱無祀楊士助疏曰周書者先儒以為仲尼刪尚書之餘今據其書與尚書不類未知是與非也在襄公二十年論大侵之禮今世未見所謂周書者然則前世之書於今不及見者多矣

孟子曰父子不責善所以父不教子之說然今人看此語更須究竟到盡處方可父非其人固不足問若父有

可學之善必其子知學而有請則可以告之若其識性  
識未明未可語此而強以責之則父為失矣  
欲向不同自來以其學問言之向不取左氏而欲力主  
之此事固然但向之用心于宗國如許而欲末年失節  
如此則其稟賦本自不同豈特學問之殊哉雖然學問  
之殊亦其稟賦之不同者為之也

莊子太宗師所言豨韋氏得之以摯天地至傳說得之  
以相武丁十三个得字余于本章已解之矣然細思莊  
子之意中間言日月斗末後言西王母彭祖與傳說其  
日偶記于此

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此荆公和平甫金  
山詩上句指其地下句言其似固為甚佳但李雁湖以  
寺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為不及此聯則似未然据此  
十字猶勝于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落星寺亦在水  
中雖亦可用然論詩却不如此此十字實中有虛虛中  
有實正詩筆妙處且如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

水來池陽南康縱有高處可用正亦何嫌

久埋瘴霧看猶濕一取春波洗更鮮此荆公謝丁元珍送綠石硯詩久霾厚地金聲盡纔繞着新泉翠色新趙紫芝古鼎詩句絕相類豈紫足讀公詩熟不覺似之耶抑偶合也荆詩三十五首卷綠石玉堂新樣

柳子厚監察使四門助教諸使兼中丞館驛使進奏院皆就題目援古證今此世間文字常法也可謂典實體饗軍堂新食堂興州江運則就題目指實其事發明亦是正當法度獨武功丞一首自邦畿甸服敘起至引用

丞字如左右中丞之類則近俗而無味謂之典實則不可今之為文不得法者大率有此病末後使令丞與抗禮在當時極為切當此兩三行却極佳但以韓文藍田之作觀之則子厚輸籌多矣由前典實諸篇則饗軍堂模寫燕饗之時自幢牙茸蠶而下至禮成樂遍以上宛然與西都西京賦中間相似精采華艷又如館驛前面鋪敘其驛若干則有西漢西南夷傳首氣象此皆可以為法至其游山水諸篇則無遜于藍田矣而又有勝焉然作文亦看題目游山水題目佳易得好若藍田丞本

無可說被退之如此簸弄真不可及却又當如此看方  
得若洪野處郎官題名則全依倣退之寄人籬下山谷  
所謂文章切忌隨人後此戒也

子厚聖家洲戴氏東池一卷皆為偉筆若全義北門非  
特意淺其辭亦未為精美

徑山無準云圓悟大慧並說示衆甚好然他人猶可得  
而學至如德山臨濟則皆學不得他是自胷中流出此  
語極是無準時在徑山今樂山住持允善親聞之

柳子厚南嶽彌陀碑般舟第二碑兩人也韓注不攷以

彌陀為日悟以承遠為未詳故彌陀一篇首末不可讀  
不思般舟道場之名代宗所賜也名山置大德肅宗朝  
事也般舟臺者其徒自號也般舟承遠卒於貞元十八  
年般舟日悟卒于貞元二十年法昭因夢而見承遠求  
于衡山肖所夢乃從而學所以曰師南嶽大長老有異  
德傳教天下法照為國師也由公之訓者公即承遠也  
國師必禪宗日悟乃律教事之不同如此註誤甚矣幼  
曰弘願惟孝恭者承遠之門人最小者名曰弘願能為  
其師乞文立石是能盡孝恭者也承遠碑銘乃呂溫作  
英華有之韓氏何未

見之

柳集南睢陽碑猶用唐初四六體末一聯云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如此等語汪龍溪李雲龕更有可稱者不可不知也

公羊解鄭伯克段于鄢曰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注曰如即不如齊人語也詩曰有周不顯即顯也以如為不如不顯為顯皆古方言如此

論古文者以省字省句為高若過秦論所謂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其間十六字只是一意蓋不如此不足以甚孝公之用意也若以并吞為心是有甚其用心猶在四海之表也今觀始皇既并六國有天下遂築長城限曾奴南取百粵非并吞八荒之心乎

鄉邦俗語即方言也今人簡帖或用之試取朱文公所用者錄之誠齋東坡以下諸公併記于此

索性

顛預

儼侗

糊塗

勞攘呂子約四十

持擇陳同父卅六卷

麻喙

斗海

無轉智

膚齋續集

十九

二十八卷

捻合

蔡通合李

骨董

江德功書

廝炒

楊子直

廝崖

廖晦子

四樸

黃商伯書

下梢頭

潘昌叔

活絡

黃仁卿書

杜撰

扛芬呂子

漩渦

呂子約末

打併

呂子約四十八上

拆洗

上呂子約

飛騰

上呂子約末

摶量

呂子約上

催儻

王子合未殘上音

郎當

黃仁卿二十九揣摸三十卷

鈍滯

程正思五十

焦躁

黃子耕五十一柄櫓萬正淳

撈摸

萬正淳

苗脈

吳伯豐五拾二次茅節柏姜叔

過捺

汪長儒五十二

攏掇

劉季章五十三倒東來西孫季和四五

白撰

項平父五十四

刮剔

上點掇吳宜之五十四

記當

徐居厚五十六

意記

方賓賓擊券作弄方賓王腔窠方賓王五十六

湊泊

輔漢卿五十九

趙得課

程鄭學差徐子融五十六

覩帖

張元德六十一

千生萬變

杜叔略綽潘子善高

錐劄

劉翁仲續集第四上續

歷落

張元德六一相屬季通說得歷落八五

私誓

庚子封事

間界學問

陳同父六卒乍

白發

陳丞相二十

盤剝

運米王漕二十六各別陳師畫一

私誓

庚子封事

顏情

戊申封事打併打併人間名利心

惺惚

放翁詩第一卷

鰲鬚

披詩註二十四拉搭海市詩註上

鰲鬚

海市詩註上

鰲鬚

海市詩註上

藍鏡眼藏保

上

八百憎懂得

妙喜拈語

拉拔

懨懨

大慧

麤體

大慧

躰

真贊

躰

聲大

葛苴

大慧

國勞腮

一衲

大慧

真贊

拍育

大慧

鄒搜歛

廉上音

大慧

真贊

賀澡

上

壁角落頭

上

壓捺

白詩

壓捺潮頭敵子骨

二十三

淡泞

和順

之琴者

白詩五十二

曉崎

格言十六說

孟子

坯樸

格言十六說

王通

蒿惱郭康節詩五言地人蒿惱人

竹溪盧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八

竹溪盧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九

三山

林希逸著

門人石塘林式之編

學記

周禮六官缺其一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足之考工之文  
自與五官不同余嘗以此為造物之巧畢竟五官文字  
俱同一律考工之文又奇足以此書似造物有意也或  
者又曰輪人輿人弓人廬人匠人車人梓人此攻木之  
工七也築氏冶氏金氏龜氏段氏桃氏此攻金之工六

也函人鮑人鞞人韋氏裘氏此攻皮之工五也畫人續  
人鐘氏筐人幌氏此設色之工五也玉人櫛人雕人矢  
人磬氏此刮摩之工五也陶人旒人此搏埴之工二也  
以上共三十人又五官之中天官則有掌皮司裘地  
官則有鼓人蜃人掌節卯人角人羽人掌染草春官則  
有典瑞典同磬師鐘師鑄師巾車車僕司常夏官則有  
射人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饋人橐人服不氏射鳥  
秋官則有職金柞氏庭氏以上共三十人則是冬官之  
屬六十未嘗亡也此說亦佳但以文論則考工自是考

### 工周禮自是周禮

雖南原道訓云道橫四維而含陰陽縱宇宙而章三光  
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  
星曆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與退之送文暢序所  
謂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  
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同意豈退之本于此乎  
抑退之自有所見乎先師樂軒嘗於此序云退之只是  
說得亦未必盡知之也

詩有六義後世不傳者興也然太白王建獨漉歌王建

李益促促詞促促曲韓退之水中蒲首句皆為興體何論者前此未及之李益云促促何促促黃河九回曲嫁與棹船郎空牀將影宿不道君心不如石那教妾貌長如玉王建云促促復刺刺水中無魚山無石少年雖稼不將歸白頭猶着父母衣韓退之云青青水中蒲下有一雙魚君今上隴去我在與誰居青青水中蒲長在水中居寄語浮萍草相隨我不如青青水中蒲禁短不出水婦人不下堂行子在萬里李太白云獨灑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沒越鳥從南來胡鷺亦北度我亦彎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歸路王建云漉漉鼠食貓肉烏日中鶴露宿黃河水直人心曲又據史記田敬仲傳云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蓋其國人以齊王建信客之言致為秦所滅而遷建於共地松耶柏耶以韻起語興也

朱文公記外祖祝公遺事中間有曰伯舅莘姍張氏其先以治獄有陰功王宣徽拱辰所傳張佛子者也佛子二字入之文中今人必以為近于異端文公此言是或一例也

故翁曰俗人為俗詩佛出教不得此語最佳但何以為不俗何以為俗此須分別得仔細方可下筆今未論他人子美送王判官扶持還點中詩云青青竹筍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兩句下得極佳但不過是用王祥姜詩婦兩事若無此句法兼非船歸亦未免近俗也至如珍重六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氣體象體面則如何又如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此語雖似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此語雖似無奇特却有情味視彼用事而句不工者則大逕庭矣

詩有直述句有得意句須分別得定方可七月三日苦炎蒸對食暫食還不能已懲夜中自足跔况乃秋後轉多繩此直述句也似於質朴束帶發狂欲人叫簿書何來相仍此是傑句南望青松架遠壑要得赤腳踏層冰此興句也後四句如此則前四句但見豪壯矣

文無害漢語也史記臧宣傳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大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廄丞杜周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如此則無害二字乃當時解事者之稱

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此言煩碎事也若以米鹽為細則不當又言大小矣米鹽事已辨在前卷

晉佛圖澄傳聞鈴聲曰落度嘗與後村讀此後村曰二字何義也余曰猶今人言落泊爾後村以未有前訓為疑及觀蜀楊儀語費禕曰丞相亡歿際吾舉軍以就魏事寧當落度如此耶見儀本傳又水心為莫子純母虞夫人墓銘乃有嘆其遲暮落度之語余始以自信

銅歷者禹也禹與歷音可以借用猶士之為事史記優孟傳

滑稽必方言也否則古語也索隱之註曰滑亂也稽同也以便捷言之言非若是亂異同也崔浩因楊雄酒箴有鶻夷滑稽之語乃曰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言出口而不已猶注之吐酒也姚蔡又曰滑稽四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智計此三說皆恐未然今人言滑落若欲解說亦可分析為訓其實不然大底非方言則古意也

司馬子長作東方朔滑稽傳所載事跡甚畧比之漢史屬齋續集

十失其九使東方只如子長所傳則何以得名於百世  
若此哉豈劉向楊雄之論子長時皆未及見班固則有  
所依據矣

世說下卷任誕類中以左傳哀公虞殯周勃吹簫樂喪  
證挽歌不始于田橫其說是也

朱易言象于頤虎曰虞仲翔以坤艮為虎馬融以兌為  
虎郭璞以兌艮為虎三者異位而同象坤為虎坤交乾  
也退為虎寅位也天文尾為虎艮也兌為虎參伐之次  
也龍德所衝為虎亦兌也易之取象果如是乎獨樂軒  
以理言象八卦之外不喜穿鑿曰乾為馬坤為牛而牝  
牝馬地類此象解坤繇辭也論易象者當以夫子為法  
荆公字說人皆以為穿鑿漢曰王氏不足為穿鑿許慎  
識文識字而求義太多是可謂之穿鑿半山未能分別  
文字何穿鑿為某何以免此病某有三語嘗書諸紳曰  
無義之理理之真有義之理理之妄  
此見高矣哉

東方朔傳曰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  
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

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詼諧而已然司馬子長未聞有出使方外及為守相之事不知何所據而云也

文選七發七啟七命曹子建張景陽末段歸結只談其時枚乘欲以至言妙道為斷此見高于張曹惜其所謂資略者見焉而未瑩語焉而莫詳恐未免識者所哂孔老賢觀孟子籌之萬不失一此等句謂之亂道亦可

周益公青城奏劄臣適蒙宣諭天道甚佳因奏自來

赦文例是前期真草無由概見感格今欲于其中增入四句具述晴霽庶幾四方萬里咸知陛下至誠動天之意恭奉聖訓令添入謹錄進呈如得允當乞令本院一面咨報中書門下省施行所有宣讀大本即更不須改易伏乞睿照十一月十一日奉御寶批依據此則殿廷宣讀本與播告四方本不同非阜陵聖朝學士院亦不敢如此具奏今時則譏議隨至矣

洪文安小隱集第四卷載辛次膺辭免新除御史中丞答詔不允末云今後除常朝便殿引對外應行事陪位立班從駕及非泛朝謁等並許請假從駕預許請假前

未有例此 孝宗優待之也

韓王信叛漢事胡其子願當歸朝得封兮高侯而二孫  
韓嫣韓說皆入佞幸傳比之鄧通嫣又為太后所怒賜  
死豈其祖不忠之罪越四世而猶得此報乎

溪西先生鄭漁仲千載豪傑之士也其文超絕自為調  
度有同叔友兄見字文樞密二書其一曰厚生天地間  
藜藿二十有八年矣樵生二十有四年矣為兒時楚楚  
便有脫落流俗志聞君子長者風即規纓矩履不避風  
雨一求見馬首而還視閭闥輕薄子可蹴躡數千百輩

若躡秋毫好讀古人書而性真率不求一二記憶憚作  
時下文章喜盤詰聲牙風雅古蕩易春秋邃邁欲効之  
未能也家貧無文籍聞人家有書直造其門求讀不問  
其容否讀已則還去往曾不吝情寒月一窗殘燈一席  
誦讀達旦而喉舌不疲勞纔不讀便覺舌本乾強或掩  
卷推燈就席杜目而坐耳不屬口不謂而心不適人或  
呼之再三莫覺春風二三月時兄弟二人手揭飯囊酒  
甕貿貿深山中遇奇泉在石茂林脩竹凡可以可人意  
向者即釋然坐卧一觴一詠累月忘歸山林翳薈禽鳥

不知人來爭食揮之不退牧子樵夫抖擗相逢呼之不就坐即疑為神仙鬼物不敢問姓名晚晚而去或採梠拾橡澆花種藥隨魚狎獵優游山谷間自得名教中別地故夏不葛亦涼冬不裘亦溫陽不飯亦飽頭非累月不櫛面目衣裘垢膩相重不洗而真粹之地油然禮義足兄弟親戚鄉黨僚友謂為癡為愚為妄不相輩行也而土木形質又好冲介自守不廣交游以求聞遠達用是見斥于世彌曠宇宙若無所容焉一見閣下便開懷許可推階前盈尺之地與之揚眉吐氣激昂青雲且熟視詳

聽了無難色承顏接辭稠欵移時布衣受知于此極矣儻大馬之骨不墮于地當効首領以報故不敢不盡其所能亦不敢不盡道其所不能也厚也樵也嶮崎歷落可笑人也眷言文賦體物瀏亮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于筆端春雲秋月無下手處疑不若屈宋賈馬憑陵造化隱括風雲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蹊徑語出山間筆歸圖障田夫女子諷道不容口疑不若鮑謝李杜迴既倒之狂瀾支已頽之岱岳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千條析理一縉連天捍壁周孔俾申朝野挹其風流

人倫推其表燭落筆作文章言語妙天下干將镆铘難與爭鋒如日出冰溶焜耀人耳目若不敢正視者疑不若王楊盧駱或掉三寸舌朴搏王公或清持高論收降物議如扣鐘如懸河如玉屑如琴瑟聽之纏繩令人忘勤疑不若蘇張裴樂鍊達宏博擣撫古今出入羲黃驅馳綿邈如經笥如肉譜如五總龜如人物志如入宗廟中觀禮樂器疑不若遷固歆向經綸韞畧易翠理窟畫地布棋豈不可犯如入武庫中但見五兵縱橫疑不若孫吳英衛乃若義分明于霜信行直於絃平生之言握

手入地僅不軼毫髮厚也樵也仇牧荀息其人也利不可回威不可劫義存友道視死如歸瑟然英魄與秋霜爭嚴厚也樵也程嬰杵臼其人也杖節奉辭有死無貳直挫爐虎而奪之氣其英姿奮激動人毛髮厚也樵也毛遂藺相如其人也巖巖清峙壁立萬仞精神動天威毅貫日義氣凜凜迫人若有寒色厚也樵也荆軻聶政其人也孤城圍急飛鳥不敢度獨能身質鈇鉞拯危亡于草莽厚也樵也解楊其人也鐵腸石心銘忠勤孝身

全君父含笑就刑生為萬夫雄死為壯士規厚也樵也  
紀信其人也抱松筠之節歲寒不凋堂堂直道龍憑豺  
狼若象齒若犀角嶷然有不可奪氣厚也樵也蘇武其  
人也胆幹應辯隱有城府寧獻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  
旌萬里揚威昆西何其壯哉厚也樵也陳湯其人也生  
不封侯死不廟食非丈夫也勃勃雄飛氣吞逆虜期以  
馬革裹尸而後已厚也樵也馬援其人也標格逸亮灑  
出物表臺閣生風奸雄歛手砥礪名節慨然有澄清天  
下志厚也樵也陳  
刃礮曾而鋒鉅不蓄其人也蹇裳赴義擲足輕生雖白

刃礮曾而鋒鉅不頓嘔肝瀝血呼號欲絕天地聞之無  
置顏處厚也樵也向雄其人也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篤  
存亡之義雖崎嶇晉陽而端冕縕繾臣節愈恭義血點  
點模胡御服誠疾風中勁草也厚也樵也稽嵇紹其人也  
張膽厲聲鶴首褫色臨刀鋸鼎鑊而顏色益壯吐志飲  
憤含胡不絕在今與古蓋千一焉厚也樵也顏果卿其  
人也一握義氣割肝剔邪而其燭萬丈使蜂毒狼威絕  
然凝沮而不得逞真可畏人也厚也樵也何蕃其人也  
擁疲卒嬰孤墉抗方張不測之虜梗其喉牙掣其首尾

生雖不能報君死當為鬼以殲賊皆裂血面疊尸遍地  
古之烈夫也厚也樵也張巡許遠其人也此志不展則  
棲遲林野長嘯泉石負耒而鋤破北隴春烟扣角而歌  
殘南山夜月一邱一壑一山一雲便作了一生事下視  
勢利而曾懷灑灑然者厚也樵也何人也沈寂人也仁  
勇人也古所謂能死義之士也謂人生天地間一死耳  
得功而死死無悔得名而死死無悔得義而死死無悔  
得知已而死死無悔死固非難恨未得死所耳今天子  
蒙塵蒼生鼎沸典午興亡卜在深源一人厚樵兄弟用

提一死以售功售名售義售知己故比見閣下以求其  
所也王彥章曰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史臣謂其於忠義  
蓋天性也厚樵自卜其云為雖決絕中庸繩墨非常人  
行檢奈天性有不可矯激云其不知者謂為狂生其知  
者謂為義士知與不知等不知蓋其醞藉在我舒卷在  
惟時生平用心有獨到處不敢于閣下諱也擁幼君臨  
大節義形于色隱然社稷之臣霍光今日碑其師兼資  
文武出入將相勳列蓋世為中興功臣表寇恂鄭禹其  
琨祖逖其師也戮力奸回再師也枕戈待旦志氣逆虜

飛英騰茂競着鞭于中原劉琨祖逖其師也戮力奸回再造王室名垂竹帛功勳鼎彝郭子儀李光弼其師也其如毛穎未脫阮途尚窮荆使霜松雪檜杞質楠姿摧  
穎林薄泣露悲風蠟蠢寄溜荆葦雜陰幾殆于薪蕘蘇  
爨者數矣儻一得題名于大匠手雖礮石多節目施之  
大廈保有棟梁之用惟閣下亮之惟閣下務<sup>矜</sup>之宇文名  
粹中復書有云二公之文上則馳騁前世根本仁義下  
則逮曉民情旁達吏治知彼知已料敵人之情偽則又  
躬踐虜庭  
萬人之中之議殆所謂千萬人之中無一者也所恨某

罪戾放逐無能為二公輕重願以自愛一言以謝來意  
夫士言信計行未有不由干知己者連城之璞三獻而不售明月之珠一顧而按劍豈非輕以示人之所以哉  
願二公三思愚言毋忽蓋有免其自聾晦之意又一書  
云厚樵生長山野幼不學犁鋤既然有讀書志曾中便  
以古人自期每以史冊見一傳而高風凜凜者必讀之  
再三通即掩卷長思躋仰其為人朴摶氣槩以從之遊  
若驟若馳及之而後已故厚性清達而規模宏遠慕王  
導之為人樵性豁蕩而慷慨有節尚慕祖逖之為人今

滄海橫流處不安故終夜振衣達旦不寐跋涉山川蒙犯風雨仗天下安危大計以求見一時通人為人望所歸而論之與其飢餓蓬蒿中老死而比屋不聞曷若推心授首於忠義之城俾天地日月所共知者閣下一時通人用不用為朝廷重輕實人望所歸也厚不兄弟不自疑愚且賤袖所著文凡三進閣下之門每進而貌愈怡言愈溫情愈密進促膝移晷而初情不吝且謂厚樵議論文章皆可人用經綸勦略緩急足倚正當求之古人近世未見其比者無何鈞翰左授辭旨稠委間以自

愛一言為誨雖父兄提耳諄諄其撫憐固不過是迺若器其朽陋而納之前脩軌躅則品題過情若懷千鈞之璧弗克負荷者昔人有言曰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王濟王湛同居三十年不啻若胡越人相視則知人豈其易哉閣下列莞樞庭為天子大臣厚樵風塵布衣在在天地一蠟燭數當代文伯閣下實司之厚樵未許藉許藉衡官列閣下出入三朝為時元老厚樵黃紫絰生耳且閩蜀相距僅彌萬里遠近之相懸賢不肖之相懸先進後學之相懸其間可置數百驛舉烽燧傳呼不相

及者何以三見間而分不間毫髮蓋磁石取鐵以氣相合固不期然而然者今既蠅吞蠡測不逃裁鑿當展盡底裏以俟采毫厚逸邁而癡椎幽邃而愚厚癡絕樵愚絕厚於風格有領袖樵於人物有林藪厚見理如破竹迎刃而解初無留手樵見理如攻堅木終自劈折稍遲耳厚於文如狂瀾怒濤衮衮不絕樵於文如懸崖絕壑向之瑟然寒人毛骨厚仰慕韓愈如不及樵下視李白猶常人厚下筆如迅馬歷龍坂終日馳騁而足不頓且無蹶失樵下筆如大匠輪材肚中暗有繩墨每作文文

成自不曉其義必求厚為之解說然後會中了然者厚常曰我弟文章合有神物不然何得迺爾厚失之易得樵而後峻樵失之紛得厚而後理厚得樵而城壁固樵得厚而朱紫分厚真粹之地可容千里輩而峯巒孤峭樵自出後之右厚應辨多方畧樵遲鈍有隱思厚臨倉卒若素成綽有餘晷樵臨倉卒若暴疾沈昏徐而圖之了無一塵相累使厚司台諫則世無豺虎使樵直史苑則地下無冤人智解交鋒氣挫虓虎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則厚優于樵正固幹事不避暮夜能辛苦其身為紀

綱先樵亦優于厚當官正色不畏強禦則厚優于樵小  
心事君纏綿朝夕樵亦優于後至當廟堂擁幼臨大節  
而不可奪厚能之樵亦能之斟酌治體如扁鵲治疾盡  
見五臟積中短長不出此爾推短論長於閣下有望焉  
古者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蕭何之於韓信羊祜  
之於杜預王道之於紀瞻李績之於戴胄皆相首尾以  
成功名厚樵生平用心于古人閣下亦以古人許可幸  
而犬馬之齒未在桑榆正當戮力周旋閣下着一鞭于  
中原使白骨寒灰復燃若反掌耳惟閣下置胷憶而終

始之公妙年筆端如此宜宇文之所敬也然集本少傳  
莆人猶有不及見者錄此二篇與溪干諸同舍共之

中興以來詩之大家數惟放翁為最集中篇篇俱好其  
間的對諸史諸書搜索殆盡後村已嘗言之余嘗于其  
七言律詩中得其警聯有天矯不窮之妙者摘錄而誄  
之雖後村亦有品題未盡今錄于此自誄云鍾鼎山林  
俱不遂聲名官職兩無多簡章德茂云造物無情吾輩  
老古人不死是心傳即事云醉來身外窮通小老去人  
間毀譽輕感秋云萬事從初聊復爾百年強半欲何之

得京書云百年未必如炊久萬事真須作夢看蕭山云  
功名姑付未來劫詩酒何孤見在身感秋云世味掃除  
和蠟盡生涯零落併錐空幽居云衰極睡魔殊有力愁  
多酒聖欲無功病起云志士淒涼閑處老名花零落雨  
中看早春池上云一官空作讀書崇五斗不供沽酒資  
述懷云大鵬境界纖塵裏曠劫年光掣電中乞祠久未  
報云得閑要及身安日到死應無睡足時反感憤云出  
處有心終有愧聖賢無命亦無成蠅廬云為生草草僧  
行脚到處悠悠客泛槎自笑云老氣醉中猶跌宕閑身  
夢裏亦消搖幽居三首云流年不貸人皆老造物無私  
我自窮又云交朋散落歡娛少憂患侵凌志氣衰覽鏡  
云三萬里天供醉眼二千年事入愁歌寓嘆云幻世界  
中均起滅太虛空裏孰究親閉戶云安樂本因無事得  
功名常忌有心求沽肆西酒小酌云從曠劫來俱有死  
出青天外始無愁醉後莊門望西南諸山云百年只是  
夢長短一醉且隨家有無早秋云謀身自拙窮無鬼閑  
戶長閑睡有魔秋思云未死皆為閑日月無求儘有醉  
工夫老學菴云名譽不如心自肯文辭終與道相妨夜

坐云風寧可係功名誤日不能黏歲月遷作夢云驃騎  
向來求作佛淮南末路望登儂世間妄想何窮盡輸與  
山翁一醉眠讀書云飽識三千餘歲事已為七十四年  
人朝飢示子聿云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為詩  
示友云尚嘲孟顥遲成佛遲成佛那計辛毗不作公昨  
非云老狐五百生前錯孤鶴三千歲後歸讀史云功名  
多窮中立禍患常從巧處生枕上云月色橫分窗一半  
秋聲正在樹中間明日復理夢中意作云客從謝事歸  
時散詩到無人愛處工寓嘆云潛消暗換人誰在小醉

閑眠我自奇初夏閑居云功名會上元須福生死津頭  
正要頑對酒云榮枯一枕來春來夢聚散千山雨後雲  
溪上云看雲舒卷了窮達見月虧盈知死生山房云身  
遊與世相忘地詩到令人不愛時閑中偶詠云不識孤  
書那是博尚分鶴料敢言高初夏雜興云百年等是一  
枯塚四海應無兩放翁對酒作云飲酒豪如卷白波遣  
愁難似塞黃河多聞只解為身累後死空令見事多酒  
後快意步至湖塘云古人亦自逢時少吾輩何疑忤俗  
多書嘆云窮居自是長年術魔境常為定力資新堤行

飯云詩酒消磨無事日功名分付未來身悲秋云四海一身常落魄十年萬事苦差池舟中戲書云英雄到底是癡絕富貴但能妨醉眠夏日云三千界內人人錯七十年來念念非村居云造物與閑仍與健鄉人知老不知年家風云四海交情殘夢裏一生心事斷編中

溪西筆力甚高其作夾漈聽泉記曰去溪西遺民夾漈草堂之枕六也步許有前日不聞夜聞深夜猶聞夜之間也作不聞靜聞靜之間也有適莫不聞無適莫聞故覺莫不聞而夢或聞覺與之情其聲之形夢與之然其

聲之天此數語可謂奇絕又言覺與之情其聲之形則白經于恆石之巒阻龜者孟者齒者咽者室者堵者綴者茹者復于老樹根之為龍為蛇為人為禽為畜為指為股為矛為繩為飛翔跣足之勢者故能去而復來下而復上沒于此而出于彼盤而吸暈而泗明珠靡靡玉柱珊瑚千態萬狀無所不有其或滯于輕沙落葉乍停乍決或冒于紅綠芳蓀一俯一仰雖長松蕭騷風啾嘈可<sup>落</sup>葉析成空谷噫嗚莫得揮而揮互也亦極模寫之妙可與子厚游山水記並觀

竹溪盧齋十一藁續集卷二十九

竹溪盧齋十一藁續集卷三十

三山

林希逸著

門人石塘

林式之編

學記

陸象山為王荊公祠堂記意以孔孟而下斯道之微陵  
夷數千載公能卓然有見于斯義而前脩譏議之者皆  
未公也其首曰裕陵初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  
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為盡合法  
度裕陵曰卿可為責難于君然朕自視然恐無以副  
盧齋續集

一

三十卷

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為又曰天生駿明之才可以覆比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歲月是自弃也秦漢以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死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為君則自欲盡君道為臣則自欲盡臣道非相為賜也秦漢而下當涂之士亦嘗有知義者後之好議論

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枝葉扶疎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生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于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為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為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又曰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寔錫之

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  
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易  
之說曰今未可為簡易脩立法度乃所以為簡易也熙  
寧之政病于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辭于其建置之  
末哉又曰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  
名者淵源又類出于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裁  
籍以輔其質者行于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  
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為其于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  
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恥斯世不為唐虞其  
肯安于是乎蔽于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嘗不  
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  
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析之以至理平者  
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于裕陵下不足  
以解公之蔽以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  
固分之矣此本朝一大公案也象山之言有關於學問  
未知晦翁東萊曾見此記否其文甚富摘其大旨如此  
留俟來者商確之

正字方先生諱羲字次雲老艾之友也真平載豪傑之  
虧齋續集

士其詩雄放如太白法度如子美而有集本今其家微甚此本不存莆人無有記其一聯者獨後村時相與諷詠之今取古律絕句錄而傳之庶使同志友朋知有前輩風度

羽儀潔白如自脩風雨晦冥那失曉沙頭鷗鳥不馴熟雪裏鷺絲太孤皎山寒夜半落葉深閑門睡美餵重衾聞雞而起竟何事我老看書不入心久無鬪志形如木世上癡兒能舍肉白雞之肉不可食無勞斷尾亦為山僧窮獨老無妻想見愛養如嬰兒得地羽毛愈應好天

年全得山中老

家有白雞蓄之三年馴熟可愛謙之讀書山中一日相過偶道菴僧所闕遂送

遺之以

吟詩夜半霜月白胡床夢作乘槎客醉中入月捉玉兔手撼桂枝鳴策策風吹天河銀浪高月邊星宿相周遭五色機頭索雲錦天孫一笑顏如桃天河下接武陵溪重覓仙源路却迷五更波上回烟棹半空飛雨落淒淒羽衣稚子雙瞳方伴我清江老嚴光落日還收釣筒去蘆風起暮天長 次韻時瑞見寄

雲昏雨暗黃蘆渚沙磧風高人斷渡一葉扁舟忽下來

盧齋續集

落日還收釣筒去收盡沙頭白鳥飛  
蒹葭暮雪滿蓑衣

千門萬戶擁被卧獨釣寒波人未歸

瀟湘夜雨圖  
晚景

去年雪暗江南路日暮踟躕無宿處今年坐見故園春  
梅花已過桃花新東臯薄田纔數畝依方旋造逡巡酒  
嗣宗痛飲是吾師萬事否臧勿挂口循環三百真超忽  
誰向空濛間巢窟愚癡聰慧一冥冥不如且進杯中物  
除夜寄謙之

生犀百萬環帳立漏聲未殘楚聲急拔山男子心轉柔  
夜倚芙蓉秋露泣帳中別酒苦如茶不是嬋娟害霸圖

鄭人憤死愁雲氣呂氏田頭見老夫漢宮三萬六千日  
得意蛾眉亦陳迹至今一曲唱虞姬恨草搖搖向春碧

虞美人

策筇山下路未省盡幽尋回首見桑柘始知墟落深與

鄭國叔司法山行

暗雨落漫漫山中五月寒大江揮不覺溪壑有驚湍無  
題

樹連平野闊深夜易高風星月迷濛外乾坤鼓蕩中山  
窗寒未白宿炭曉能紅抱被論詩句長長與子同再過

鷺齋續集

幾先姪齋中

又見增年齒謀身事事非時難逢歲餘日暖換春衣新  
莽奸猶在懷王殯未歸中原久離絕感節淚頻揮元日  
山寒一杯酒歲晚兩窮人和鄭處易溪邊贈別

可惜聽泉夜還當殘月時游石泉

盡出陽關已斷腸那堪真別更淒涼癡人刻水方求劍  
一息舟行過夜郎讀易

蕩蕩春風野老家欲尋踪跡隔煙霞洞中携出小桃核  
種作碧雲千樹花乾

雨過前村湖水平魚頭戢戢逐波生鄰家藍裏收雞子  
昨夜分明報五更元

洛邑舟中萬里均舟車白浪與紅塵微掀衣角涼生面  
不是清風動白蘋亨

江上柴門照夕陽牧童蓑笠下牛羊明朝依舊山前路  
溪北溪南花草香利

牛背穩如千斛舟斜烟細雨任遨遊春風草綠江南岸  
祇見輕寒不見牛貞

鄧侯牽挽政難留六十年來亦倦游至竟眼高無俗韻

不因人喚始回頭次韻鄭侯仲講書

茅簷寂寞住人稀落日逢迎宿酒旗夢覺五更山月上

溪邊人語釣船移宿釣溪

老僧方丈倚雲巖窘束公私百不堪雖有此泉無此耳

留君旬日駐征驂

過華嚴謁陳季若同年

星光如月映長空驚起愁眠夜向中殘暑不妨欺枕簟

隔窗鳴葉是西風立秋

無端正踏江南路暮雪蕭騷滿客衣

隔屋青燈一點明卧聽簷雨落三更無因作得還鄉夢

門外兒童爆竹聲

癸酉冬赴部除夜宿信州客舍

來時雪片楊花落今見楊花作雪飛獨立暮江心似醉

羨他一葉釣船歸臨安江上

大江東接海漫漫氣江風吹雨寒纔出國門三十里

便成回首望長安離武林

且把流沙青犢車忽佳氣滿城閣白頭不解家人語

枉學司空城旦書讀老子

兒女歡喜羅酒漿夜深笑語火爐傍如何去歲聽風雪

身在江南夢故鄉甲戌除夕

淡蕩光風尋戶牖迷濛宿霧淨園林春深燕子來無數  
雨後桃花落不禁病起

宿命須同一洞天相逢熟處故依然不知墮落青衫底  
何日塵泥是了然緣送虞仲房監倉歸

上書北闕妨何事笑殺孤寒孟浩然同前

天寒古寺往來希門掩柴爐晝共圍細雨無聲潛自落  
閑簾時復見霏霏

陣陣山風遞雨來夜深飄損滿庭梅未應一等咸搖落

知有人家花未開宿尊勝庵二首

斷崖日夕自撞春未近先看氣象雄萬壑不停雷隱隱

一川長覺雨濛濛百丈漈

學得天文夜睡遲雲籠月照恨星稀而今眼病多無力

猶向簷邊認紫微

遠山馬首尚相隨近岸迎人熟却迴鶴鵠食殘松子落

虹霓飲過雨聲來

再至北鄉幹歸路中作

雞犬還家自識村重營生理長兒孫時平戰地逢華屋  
歲久他鄉是故園別後塵埃如我老歸來者舊幾人存  
雁行疇昔從游者莫詰周零恐斷魂謂柔立兄

出戶春光別眼目遠行遲日慶初晴偶來傍樹尋梅子  
時聽新蟬葉底聲出戶

江山入眼昔無殊只有人事堪嗟歎權門雜沓行苞苴  
屠兒販客紝青朱梵儀模拜參淳屠癡兒驕子不識書  
淫坊博塞為歡娛金章下堂揖老胥老胥分庭抗士儒  
身裏道衣臂佛珠歲時入謁何易于羊肩斗酒清而腴  
酬酢偃蹇以字呼官家赤子元何幸一毫枉直憑青蚨  
十八年前此事無作詩一笑君應吁此詩無題末段數  
所憤激而作  
今世亦然

文字以渾正為本如范文正嚴子陵祠堂記濂溪愛蓮說伊川易傳敘李泰伯袁州州學記此固不可捨者穆伯長尹師魯以古文為倡在歐曾蘇王之先嚴潔雅正而後人不甚傳誦者豈非精神風采有未備乎二公專慕韓柳終未及之

荀子富國篇云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道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今人善治之則畝數盈一歲而再獲讀之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量也記曰獻米者操

然後葷菜百疎以澤量然後六蓄禽獸一切而剝車鼈  
翼鱗魚鱉鰐鱠以時別一而成羣然後飛鳥鳬雁若烟海  
然後昆蟲萬物生間<sub>生其</sub>間也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  
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  
獸之羽毛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  
之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此段之文可謂奇絕

西溪上皇帝書曰臣本山林之人入山之初結茆之日  
其心苦矣其志遠矣欲讀古今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  
討六藝之文而為羽翼如此一生則無遺恨忽忽三十

年不與人間流通事所以古今之書稍經耳目百家之  
學粗識門庭惟著述之功百不償一不圖晚景獲見太  
平雖松筠之節不改歲寒而葵藿之心難忘日下共惟  
皇帝陛下誠格上下孝通神明以天縱之聖以日新之  
德君臣道合一言而致中興自書契以來未之聞也臣  
竊見兵火之餘文物無幾陛下留心聖學篤意斯文擢  
用儒臣典司東觀臣伏覩祕書省歲歲求書之勤臣雖  
在草萊亦欲及茲時効尺寸顧臣究心于此殆有年矣  
今天下圖書若有若無在朝在朝野雖不一一見而皆

知其名數所在獨恨無力抄致姑能紀記之耳謹搜盡東南之遺書古今之圖譜又盡上代之鼎彝與四海之銘碣遺編缺簡各有彝倫天篆梵書亦為釐正於是提四百卷自作之書徒步二千里來趨闕下欲以纖塵而裨嵩華欲以涓流而益滄海者也念臣窮困之極而寸陰未嘗虛度風晨雪夜執筆不休燭無烟火而誦聲不絕積日積月一簣不虧十年為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老作書辨訛作詩傳作詩辨妄作春秋考作諸經序作利繆正俗跋三年為禮樂之學以其所得者作謐法作運祀議作鄉飲禮作鄉飲駁議作系聲樂府三年為文字之學以其所得者作象類書作字始連環作續汗簡作石鼓文作梵書論作分音之韻五六年為天文地理之學為魚蟲草木之學為方書之學以天文地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圖作春秋列國圖作分野紀作大象畧以蟲魚草木之所得者作爾雅志作詩名物志作本草成書作本草外類以方書之所得者作鶴頂方作食鑑作採治錄作畏惡錄八九年為討論之學為圖譜之學為亡書之學以討論之所得者作羣

書會紀作校讎論備論作書目正訛以圖譜之所得者作圖書志作圖譜有無記作求書源氏族以亡書之所得者作求書闕記作求書外記作集古系錄作集古系地錄作皆已成之書也其未成之書在禮樂則有器服圖在文字則有字書有音讀之書在天文則有天文志在地理則有郡縣遷革志在魚蟲草木則有動植物在圖譜則有氏族志在亡書則有亡書備載三二年間可以就緒如詞章之文論說之集雖多不得而與焉奈秋先蒲柳景逼桑榆兄弟淪亡子姓亦殤惟餘老身形影相吊若

一旦倏先朝露則此書與此身併填溝壑不惟有負于平生亦有負于聖時謹繕寫十八部百四十卷恭諸檢院投進其餘卷帙稍多恐勞聖覽萬一臣之書有可採望賜睿旨許臣料理餘書續當上進微臣遭遇文明之世寧無奮發之情使臣得展盡底蘊然後鶴歸蕙帳孤止首邱庶幾履陛下之地食陛下之粟不幸陛下之一民也公之諸書今散失已盡余僅得十一二種觀此可以見其所著書目亦天地間一奇事也

溪西云重莫重于二典集典至姚興時始出凡江左諸

儒不得覩其書焉古莫重於于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三  
墳至近代始出于民間凡往代諸儒並不得覩其文焉  
如我之懷矣自貽伊阻今詩雄雮之言也而晉時為逸  
詩戒之用休董之用威俾勿壞今書大禹謨之言也而  
晉時為逸書似此類極多應知古書前代不得而有反  
出于後世甚多以晉志較漢志凡漢以前之書漢志不  
得而有反出于隋志者多矣以國家崇文總目史館書  
目較之民間之藏凡奇圖異書民間所有而國家所無  
者亦多民間如吳氏西齋書目一卷唐人吳兢家藏新

集書目一卷唐人蔣或家藏已上二目並見荊州田家

崇文總目第二十二卷

書目

六卷興化方郎中古今書目

四十沈氏墨野堂書

書目二卷梁山書堂目錄

四卷已上興化方家有之沈諫

議書目三卷李正議書目

三卷簷金堂書目

三卷已上

陳運使家有之

四十沈氏墨野堂書

書目二卷

梁山書堂目錄

四卷已上興化方家有之沈諫

議書目三卷李正議書目

三卷簷金堂書目

三卷已上

有之六一居士目錄

福州余氏萬卷樓書目

三卷望壺

書目三卷已上興化此皆官所無民間所有也

溪西有詩云昨夜西風到漢軍塞鴻不敢傳慙憇幾山

衰草連天見何處悲笳異地聞犬馬有聲雖許國草茅

無路可酬君徵臣一縷申胥淚不落秦庭落暮雲其題

曰建炎初秋不得北狩消息作公時為士人而忠憤如此後來虞丞相以此詩薦公遂召對

溪西曰字無大小只有二體故許慎之書凡萬字無一有三從者如森字森字似有三從然森乃從木從林森乃從水從森如此二字既不得為三從則他可知矣王氏未能知此所以可笑如同字從臼莫保從口王氏則曰從臼從一從口衆字從目從从王氏則曰從目從三人甚者如冬字從兵從口音冰王氏則曰從八從勺從重入以水為重入尚可論字乎

溪西曰說字要如畫卦及為三陽為乾三陰為坤以坤承乾為否以乾承坤為泰以乾坤相錯為未濟以坤乾相錯為既濟由是轉錯相承則六十四卦可成矣若陰各陽各一爻不能生息安得成三爻而為乾坤若皆著在一處不能轉動則安能變移而成六十四卦某之說字亦如此使字不麗乎紙而能使之橫斜曲折反轉走動如陰陽家潑沙經然今以一之文論之

起於一從一為丨音衆而委蛇為二音猷斜一為ノ房  
切反ノ為乚音拂曲一為厂音罕反厂為丁音及轉丁  
為乚音隱反」為上音厥移丁為乙音乙兩端為門音  
眾轉門為乙口犯側」為乚音方反乚為工音播隋門  
為几音几引一而勾之為乙音私轉乙為甲音了引一  
而競合之正圓為○音星微方為口音圓○口以反轉  
無異勢自一至圓起機之義備矣一音柱與一並生一  
變至圓九十八文又合二體而變之疊為二並為从音  
渙互為入音五串為十向為八合為入之類積而起之

生生成文至于無窮卜為一並生而丨獨孤者蓋丨不可  
引不可屈曲故孤溪西之意以文自一起凡十八變  
成十八文亦猶易之十有八變也

劉向作列女傳其言某人作詩者十與序同者二載馳  
許穆夫人也渭陽秦康公也其小異者二行露無指名  
而有申女許嫁于鄭迎不以禮之說汝墳但言行役而  
有周南大夫受命平水土之說此猶可也乃若大乖異  
者則有六焉柏舟仁人不遇也而向以為衛宣夫人所  
作共苦婦人樂有子也而向以為宋女之夫有惡疾誓

不改志而其母作之燕燕送歸妻也而向以為慈姑之定姜送其亡公子之婦碩人美莊姜也而向以為莊姜有冶容淫心傳姆作此以防未然式微則曰傳姆與夫人更相問答大車則曰息國夫人有生離地上豈若死并地下之言此其說與序猶冰炭墨白也至于二子乘舟雖以汲壽而又不言作詩之由然則三百篇之詩雖火于秦出于漢而諸儒傳之其說各有互異使小集累出于子夏自孔門而下果有之則向在衛宏之前號為博極羣書不應未之見而又為異論也况衛宏之學出

于毛公毛公在西都已為河間獻王博士其詩必有傳者何為向亦見之由此而言則此序非惟不出于子夏亦未必出于毛公今人但知有衛宏之序不復考之諸書故信之而不疑非溪西艾軒二先生未有具此眼者也

行露之詩列女傳以為申女許嫁于鄭鄭人迎之不以禮誓不肯行故作此據向此言召南有申國又有鄭國二國之外其為國必多以申鄭之見于所傳而推其所不及傳者則知二南之詩諸國之詩也皆以為文王

而作可乎

趙次公註杜詩用工極深其自序云余喜本朝孫覺莘老之說謂杜子美詩無兩字無來處又王真方玄之之說謂不行一萬里不讀萬卷書不可看老杜詩因留功十年注此詩稍盡其詩乃知非特兩字如此耳往往一字緊切必有來處皆從萬卷中來至其思致之妙體格之多非惟一時人所不能及而古人亦有未到焉者若論其所謂來處則句中有字有語有勢有事凡四種兩字而下為<sub>二字</sub>三字而上為語擬似依倚為勢事則或專用

或借用或直用或翻用或用其意不在字語中於專用之外又有展用有倒用有抽摘參合而用則李善所謂文雖出彼而意殊不以文害也又至用方言之總熟用當日之事實者又有用事之祖有用事之孫何謂祖其始出者是也何謂孫雖事有祖出而後人有先拈用或用之別有所主而變化不同即為孫矣杜公詩句皆有後人重用重說處而不知本始所謂無祖焉世之注解者謬引旁似遺落佳處固多矣至于只見後人重用重說處而不知本始所謂無祖其所經後人先拈用并已變

化而但引祖出是謂不知未舍祖而取孫又至于字語明熟混成如自己出則杜公所謂水中著蓋不飲不知者蓋言非讀書之多不能知覺尤世之注解者弗悟也次公所注杜公詩誤者正之遺者稱之且原其事因明其旨趣與夫表出其新意未見則闕之以俟博聞疑則論而弗泥以俟明識其間所言來處有四種與夫專用借用直用翻用或用其意而不在字語專用之外又有展用倒用拈摘參合而用凡八个用字觀此知公之用心苦矣惜此板在蜀兵火之後今亡矣予嘗及見於杜丞相子

大理正家京中書肆已無有前兩行有男虎錄者是

西雨軒陳先生已有諸賦見有前集今又得其贊銘數首如六牛銘其一純白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為道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故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其二半黑前著草數叢曰赤子之心其發未遠據操舍而言則得失豈但相半其三純黑一童子向後牽之曰牛山之木斧斤濯濯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才此豈山之性也哉其四回頭前半白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子弟未變于初耳是以聖人

善其改過其五露地純白曰白雪之白白玉亦爾惟人與牛稟受則異其六純白水邊齒草田間有獲者有收遺秉者曰天位乎上地位乎下由盡已之性至于盡人盡物之性則能參天地之化又有王審權昆齋銘曰白白墨墨人弗汝親以黑為白不可語人孰知其白而守其黑烏巢于叢人寄于公有友有朋有兵有戎市井同文安危同仁三禽一角是謂玄德學古齋曰於何疑于稽古于何畔道於征利於何相畏于朋友竹菴贊曰不汲汲富貴似介不矜才知似急不畏強禦似矯不容俗子

似隘谷堂贊曰谷堂義叢林望之如備頭陀至若驚世鼓索琵琶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邪調度皆不凡愛翫不可失惜其集不傳遂錄于此前六牛記向在番陽得之一友以為蓋簿鄭穀叔所作誤也

洪野處作夷堅壬志序記王質景文之作曰志怪之書甚夥至鄱陽夷堅之志出則盡超之矣予平生所嗜畧類洪公所讀左傳史記漢書稍得其記事之法而無所嗜施因志怪發之又曰世以徐鉉好志怪而今存者多其容嗣生歎之豈可以嗣生盡待天下之士蓋有之矣

亦在夫決擇之者審也傳聞云者置之而余所自遇者  
小孤夢神君瞿唐峽夢公孫子陽雲安夢張益德甚白  
寤寐云者亦置之而余所親覩者王淵亭見龍彭澤舟  
中見蛤蜊菩薩像永興道中見道人嚼草成蠟甚著則  
致諸人者胡可以弗信也景文之書謂之夷堅別志筆  
力如此信不減洪公宜乎公得之而喜也洪公記此時  
景公已沒臭味之相契亦如歐公之得廖生矣

春秋用周正始于左氏先師樂軒嘗云古人作長曆自  
晉以來推算閏餘皆與諸曆合不知何處過了自兩月  
止齋又有夏冠周月之說尤為鶻突不知周以建子為  
正即周禮所謂正歲也十有一月初未嘗改即尚書太  
甲元祀十有二月之文可証正月始和則建寅月也正  
歲者以十一月為歲首也商亦然漢初仍秦以十月為  
歲首此尤明白先師三傳正以此言之特人未見前

東坡詩有甚奇者如無錫道中水車翻翻聯聯銜尾鶴  
轢轢確確蛻骨蛇分畦翠浪雲陣剝水綠鍼抽稻牙洞  
庭五月欲飛砂鼈鳴窟中如打衙天公不見老翁泣喚  
取阿香推雷車此篇筆法豈可及而前此未有人拈出

者

東坡之文人皆知敬之而公之詩猶有妙處尤長于敘事即其文法也且如黃鶴樓詩敘其舊聞曰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闕老卒飢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羽衣著履響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聲清圓洞中鏗鏘落關門關縹繆入石如飛烟雞鳴月落風馱遷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膻黃金乞得莫肩持歸包裏弊席毡夜穿茆屋光射天里閣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鉉非鉉或取而有衆忽喧訟歸有司今幾季無功暴得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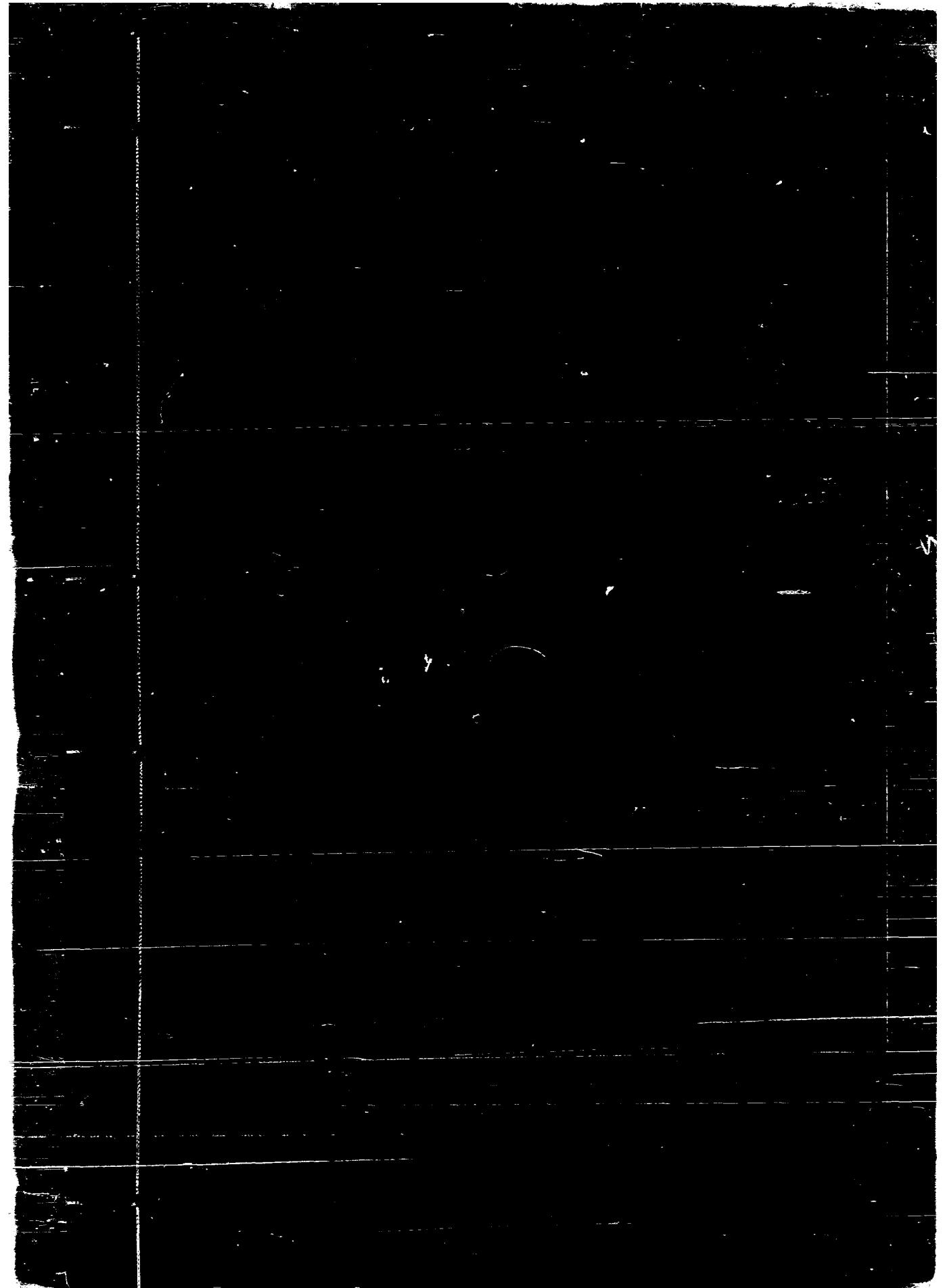
欲鎮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為放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此事見於章炳文搜神祕覽終篇敘述無一長語况李公擇以此樓求詩公不詠詩獨以馮京當世所傳者作一篇如此其調度自是英傑豈他人所及哉

東坡書焦山論長老壁云法師住焦山而實未嘗住我來輒問師法師了無語法師非無語不知所答故君看頭與足本是安冠屨譬<sup>歸</sup>如長鬚人不以長為苦一旦或人問每睡安所措歸要所措來被上下一夜著無處展轉遂達晨意欲盡鐫去此言雖鄙淺故自有深趣持此

問法師法師一笑許此說人皆知之等閑拈出此作偈語多少奇特此是坡仙遊戲三昧試為拈出

竹溪齋十一葉續集卷第三十





本部书完

竹溪齋十一藁續集

三十卷

宋林希逸撰

清抄本

六册

书 号 7092

本片卷含